

花
東



東 花

Ch. Lambert 作

譯 彥 魯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華 光

1928



Ch. Lambert

70530

目次

周作人序

譯者序

花束

- 一 沙庫泰拉和印度的戲劇……………一
- 二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四九
- 三 醜美人和神仙故事……………八九

花
束

序

法國迭崇 (Dijon) 大學教授拉姆貝爾 (Ch. Lambert) 用世界語所寫的花束 (Bukedo)，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現在經友人王魯彥君譯爲中文，就要出版了。這書裏一總有三篇論文，都與文藝學術很有關係。第一篇是講古希臘人在天醫廟求治病的事情。亞斯克勒比阿思 (Asklepios) 本是亞坡隆 (Apollon) 的兒子，他的父親有「派恩」[Pain] 的別名，與牡丹有關，知道用粉丹皮止血，給戰神醫過金瘡的，所以他確是世醫，有起死回生的本領，一方面却招了冥王之怨，經他的祖父宙斯大

神一個掌心雷把他打死了。但是他終於成了醫神，受後人的香火，在露比道洛思地方的廟最爲著名，幾乎成爲古代人民的醫院，每年有許多人去睡在廟裏，等候醫神到夢中來開方子或行手術，給他們醫治這些疑難雜症。這個名稱叫作「睡廟」(Enkoimesis)，直譯起來是「睡在裏邊」，是一種很古的信仰療法，據德國瑪格奴思 (Hugo Magnus) 博士教授在醫學上的迷信裏說，希臘喜劇家亞列思多法納斯 (Aristophanes) 的財神 (Ploutos) 裏，便已諷刺過這種習俗，這已是過二千四百年前的事了。拉姆貝爾根據了考古學的材料，把牠記錄出來，成爲一篇實益與趣味混和的文字。基督教得勢之後，睡廟的辦法變爲睡禮拜堂了，希臘德諾思島的聖母最有效驗，希臘代民俗與古宗教的作者洛孫 (J. C. Lawson) 親見堂中睡滿了病人，一九一七年希臘王君士但丁病時，大主教還曾把聖像迎到宮裏去過哩。這類迷信在歐洲也有，中國書上所說的于忠肅祠求夢，以及江浙老嫗的「宿山」等，也是同一類，不過不限定是治病罷了。

第二三篇論文都與文藝相關，其一是講印度名劇沙恭達羅 (Sakuntala)，其二是論法國童話林中睡美人的。關於沙恭達羅我們且引用曼殊和尚在文學因緣序上的話當作說明：

『沙恭達羅者印度先聖毗舍密多羅 Visvamitra 女，莊艷絕倫，後詩聖迦梨陀婆 (Kalidasa) 作劇曲，紀無能勝王 Dusyanta 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 William Jones 始譯以英文，傳至德，Goethe 見之驚歎，難為譬說，遂為之頌，則沙恭達羅一章是也。Eastwick 譯為英文，柄重譯，感慨繫之。印度為哲學文物淵淵，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hrata) 羅摩衍那 (Ramayana) 二章，柄謂中土名著雖孔雀東南飛北征有山諸什，亦遜彼闕美，而今極目五天，荒丘殘照，憶昔舟經錫蘭，馮弔斷塔頽垣，淒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山碧，王舍號風萬木烟」句，不亦重可哀耶。』

著者把這個沙恭達羅介紹給我們，又論及印度的戲曲，這于我們素不留心亞洲

文藝的人是很有益，也是很有意味的。睡美人的故事本來是滿天飛的，但是第一個把她捉住，將她的花容描在紙上的乃是十七世紀法國的貝洛耳（Ch. Perrault）先生。他那一本小書過去時光的故事出世之後，學藝界上發生了好些重要的變化，一種是安徒生（Andersen）派的文學童話之創作，一種是格列姆（Grimm）派的民間故事之蒐集，以及這些故事之學術的整理與解釋。即如那睡美人，既可作老老少少娛樂的讀物，又可以從女仙，法術，長眠，英雄各節作民俗學的考究，得到極有興趣的新發見，實在是從前的人沒有見到的。但是，這種考究也比較地還是很新的學問，安特路蘭（Andrew Lang）發刊他的神話儀式與宗教至今纔四十年，有些人似乎還不大相信他的話。花束的著者彷彿也還是氣象學派的門徒，容易「到處看出太陽」或是露水，這在我外行的個人看來覺得是不大很對的。正當的解說恐怕要推關氏，在他所校訂的貝洛耳故事集的序論裏。

中國近來漸漸有人來從世界語譯書了，但向來所譯的都是小說或詩歌，翻譯論

文這還算是第一次罷？使人家知道世界語所寫的除小說詩歌以外還有很有興味的論文，使人家更進一步去讀這些論文，這于世界語運動很有關係，是極好的事。魯彥的書初譯成，我就說給他寫一篇小引，但是一直拖延至今，原稿又已不在手頭，所說的話有些或與原書有點參差亦未可知，地名人名的譯音更不免紛歧，這都要請魯彥原諒的，至于序文之做得不行，那是更不用說了。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周作人。

譯者序

花束 (Bukedo) 是法國第戎大學教授查理斯拉姆貝 (Charles Lambert) 的講演集，經其親自譯爲世界語，於一九〇八年在法國出版。此書內含論文六篇，前三篇是關於文學的，後三篇關於語言學。我現在譯出的是前三篇。著者在本書的短序裏說，這些文章不是爲專門家而作，只想給普通學者不大知道的微帶科學觀點的興趣，因此竭力避免嚴重的科學的探究。

但作者雖然這樣說，在我看來，給中國普通的讀者，恕我不客氣的話，恐怕還

是過於高深。因此在西洋已成爲普通所極熟者的一神名，人名下，我又略略加上了。一點說明，俾容易了解。這在已有涵養的讀者看起來或反覺累贅，但我想忽略括弧內的字句，一氣讀下去，也是沒有損失的。至於粗心的讀者，一看見注解便煩厭，最好是_{不必看}，這書自然不及情書之類有趣了。

我翻譯此書只供獻給非投機而研究文學真正想得到一點文學的培養，而又能細心閱讀的人們。我相信他們讀過後，必能得到幾許文學上的興趣。

本書承周作人先生百忙中代爲校閱，敬在這里表示感謝。

一九二七，九，廿五，魯彥於上海。

沙庫泰拉和印度的戲劇

有人一說到印度的名字，便立刻提醒了聽者一大堆的閃爍的圖畫。這使他們記起了印度諸神所居的喜馬拉雅山的廣大的屏障，——記起了聖恆河和聖雅滿濕河 (Jhannu) 所慷慨地灌溉着的寬大的肥沃的平原，——記起了沉重地壓在全自然的上面，人和獸的上面，使他們貪戀非常稀有的雨和在高台上過夜的酷熱的夏天，——記起了用極流暢的汁液給植物以奇特的生命的力，用燦爛的花蓋住了高大的樹木，用各種強烈的香氣充滿了輝明的田野的那青春的至美，——記起了那森林；在高巒

入雲的樹下，第二層濃密的植物用厚的影覆着地，底下生活着，爬動着，相愛着或擁擠地戰爭着無數的昆蟲和小獸，同時，蛇偵探着自己的食物，和平的象羣如哲學家似的散着步，獅和虎使週圍的東西起恐怖的戰慄，溫和的羚羊輕快的跳過了空，或者，在爲聖母牛的肥料所遮蔽的印度的小屋旁邊不斷的跳舞着爲愛而陶醉的藍色的孔雀。

印度！牠那裏的人不堪計數的多，他們在各城裏密集的住着又佔滿了一切的田野，今日雖被分爲許多階級，但在古時，祇別爲婆羅門 (brahmanoj, 充祭司)，刹帝利 (ksatrijoj, 充軍人)，吠舍 (vašjoj, 充農商) 及首陀羅 (sudroj, 充僕人) 四級：這種混合的人種中，幾乎全黑的土人的身體對照着婆羅門教徒的白色的皮膚——他們把雅利安人的舊血還保存得清清楚楚。

印度！在牠的國土裏牧師和人民工作着，宣傳着，實行着偉大的宗教，祇舉其有名的說，如婆羅門教和佛教；在那裏，爲有力的物質的自然所戰勝的人的精神產

生了偉大的形而上的幻想；這些幻想在輪迴說中，在汎神論中，在單一的，糝糊，祇有生存一種性質的「物體」裏的人生的忘形中，找到了目的地。

印度！最後牠又是古代的文學和古老的梵文的祖國；這梵文，在幾年前人家都當牠爲主要的歐語之祖，雖然現在失了這高貴的身分，但仍保存着牠的光榮，因爲牠離開印度歐羅巴人的習慣語的源泉尙不遠。

這些和與這些相像的記憶及想像都從他們的腦中湧了出來，當他們一聽到印度的時候，說的人給他們素畫，他們去添上了顏色，或者，即以印度的戲劇本身作比，說的人彷彿是印度的戲劇作家，指出事實及地位，他們彷彿是印度的觀衆，想像着佈景。

印度的戲劇，西方人並非不知道。自從英人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一七四六——一七九四）第一次將表題爲沙庫泰拉的名著供給與歐洲以來，已過去了。

世紀了。那時四面八方都發出了驚羨的呼聲。德人哥德(Goethe)一七四九——一八

三二)曾寫了底下美麗的四行詩：

『你願意先期的花和後期的果，——

動人的和迷人的，——飽人的和滿人的，——

天和地，都包含在一個名字之間嗎？

我告訴你「沙庫泰拉」這名字，這樣，一切都說盡了。」

法國詩人拉馬丁(Lamartine) 七九〇——一八六九)也同樣的說：

『現在我立刻要和你們同讀而且解說一部敘事的，戲劇的，詩的名著；這部書包含着聖書中最有田園詩味者，愛斯喜摩(Eschmo)，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紀元

前五二五——四五六)作品中最激昂者，拉新(Racine) 法國戲劇作家，一六三九

——一六九九)作品中最可愛者。這名著就是沙庫泰拉。』

那時以後，別的印度戲劇作品出現了不少。歐洲人藉譯文得到了認識而且享受

其中最合意的作品的能力 有些人甚至還更進一步。台奧蒂耳哥鐵耶 (Theophile Gautier) 和來耶爾 (Reyer) 用舞曲的形式把沙庫泰拉引到我們法國的舞台上來，於是我們可以看見焙七之車 (Voluntio si bakia tero) 這一齣法國戲劇的佈置。一個文學原料的坑遂為那些極有學問的研究印度的專家所發掘。如在一八九〇年，西耳芬萊維 (Sylvain Lévy) 君出版了一部 "Théâtre indien" (印度的戲劇) 著作，他的精博的學問，充足的能力和他的專心的研究使他深識了印度的各種戲劇。隨後，賽那爾 (Senart) 君又使這書更有益，他在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的 Revue des Deux Mondes (兩個世界的評論「政治和文學的」) 中發表了一篇關於同一問題的有趣的引人的論文。

1

在盲詩人荷馬 (Homero) 作詩述熱血沸騰的阿喜萊奧 (Achille) 的英雄故事

的許多年以前，祇到攀甲白，印度河兩岸的雅利安人已在草和石的祭壇旁歌頌諸神了。他們在頌歌裏求神在他們的母牛的乳房裏滿裝自然的乳，求神使他們的征掠得到利益。這些非常可敬的最古的頌歌爲印度人極謹慎的保留着，正如希伯萊人保護他們的神聖的律書，不許其中有一個 jodo。（原註：jodo 爲希伯萊最小的字母）消滅一般。

接着便有許許多多的文學作品在這些頌歌的蔭影下生長，詳細地，宗教地講解，補足這些頌歌。再遲一點，但尚在基督紀元前許久，爲確實歷史的那些傳說便在詩句裏說到印度英雄的有名的行動。馬哈巴臘妥 (Mahabharata) 歌唱保臘浮民族 (gonto de Paurovoj) 和庫路民族 (gonto de Kurnoj) 的戰爭：那時雅利安人已佔據了恆河的山谷。又一大史詩臘馬雅儒 (Ramajano) 的職務是在用比喻的形式敘述錫蘭島的征掠。（註：馬哈巴臘妥和臘馬雅儒是世界上最古最長的史詩，相傳前者爲 Vyasa 作，後者爲 Valmiki 作）

再遲一點，約在紀元前三世紀中，幾代印度的文法家都可驚的，敏慧地研究，分析梵語。一回憶到在我們的十九世中他們成爲西方文法的創始者的事，就夠作他們的讚美。

但那時戲劇還沒有出現。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期的劇本都是在梵語的文學復興第一期中纔作。這已在紀元後第五世紀左右，當法蘭族 (Franka) 的美羅范趣 (Merovech) 治國時，希臘和拉丁的戲劇已死了許多年的時候。因此，驟然一看，印度戲劇的創始好像不大新鮮。

然而這一期的劇本却堪稱爲傑作。第一個戲劇家是偉大的卡李達鎖 (Kalidasa) 他憑着自己的才能創作了劇本沙庫泰拉。這位卡李達鎖認識，研究，而且實地配置那些已收集在論文中的戲劇的理論。

因此，在他之前，一定已有許多劇本，或祇是些粗雜的小品，在戲台上出現

過。入家從這些地方得到了理論，於是他可以精巧的模擬。關於這些作品的消失，我們應該惋惜，因為牠們大概是揭開戲劇的萌芽和成長的包皮者。

牠是怎麼樣產生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科學家得不到堅確的證據，他們尙在歷史歸納法的不確定的門中。

在有些印度書裏，在紀元後纔有人講到戲劇。因此我們若是給戲劇以過早的誕生時期，我們就有點過處。印度人向來喜歡歌，舞，和輝煌的遊行與輝煌的節期，是真確的。古吠陀經 (Vedol) 已指示我們，在攀達雅白的那些支篷而居的民族有裝飾極盛的舞女。此外，希臘英雄大亞歷山大 (Aleksandra Granda) 的同伴很注意印度人對於歌和舞的熱情，而且把牠標記了出來：當希臘國王的舟船在喜達斯波河 (rivero Hindspo) 中行駛的時候，印度人跑到岸上，歌聲震動了兩岸。但在這種行動中還沒有劇本出現。只到後來纔有真正的舞台的表演。很像是因為牠們是俗語——那已經不是梵語——的對話體，並不注意好的體裁，所以牠們的繼續期很短促。

昨日所演的便爲今日所演的推入了遺忘的冰冷的蔭影中。

隨後智識階級的文學，那梵語的文學，要想把牠作爲獨有，便經營這種新的著作了。但第一期的梵語劇本也許祇是作爲預防優遺忘之用，而不求其原稿的永久。所以牠們也完全消失，沒有留下什麼直接的痕跡。然而專門的戲劇論文倒是照着牠們想出來，寫下來的。當卡李達鎮著劇本的時候，有了這一種可用的稍長的口傳，這口傳借給他許多模形，使他鑄鑄他的傑作。

概括的說，先有民衆的，俚俗的戲劇，由這戲劇纔產生出智識階級的戲劇，而牠的第一期的作品也未存在。

藉近代人的逼真的假設，我們能夠很自然的說明下面梵語作品的奇特的性格：劇中各種角色操各種的言語。這是怎樣起來的呢？

我們很知道古梵語，那婆羅門教和古時諸王的語言，很早便漸漸的離開了印度

民衆所用的方言。因此，當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Sakiamunio）向印度人宣傳他的新道的時候，他所說的語言（原註：這種語言被名爲 colli，梵語義爲「清淨的語言」）已有許多和梵語歧異。日子愈久，民衆的習慣語——普通是被名爲拍臘克呂安（prakriti）的——愈和梵語相分離，變爲宗教的，隨後亦爲文學的；梵語那時所處的地位，彷彿正如我們中世紀裏的拉丁文。印度的戲劇中祇有婆羅門教徒，國王和國務大臣們說梵語，女人和其他的人的嘴裏是隨他們所處的地位的各種拍臘克呂安。這是實際生活的模擬嗎？完全不是的。印度的戲劇是非常不注意騰印外面的世界和其習慣的。復次，戲劇裏的拍臘克呂安也有點人工化；在牠們的自然進展時期中，文法已一定不易的把牠們固定，而且強給他們一點呆板的性質。

因此我們應該判結，這種別處聽不見的一半俗語和一半豐富的文學語的混合是由舊時的口傳而來。因爲從前民衆的戲劇是用民衆的語言，所以爲牠所產生的智識階級的戲劇不能排脫過去，仍給副從的角色以他們從前所講的習慣語。爲許多研究

印度的專家所耐心搜集的別的指导也都確認這種假設。

印度的戲劇既是新鮮的，我們，希臘的精神的兒子，對於這個問題便有很大的趣味：希臘的戲劇有點影響到印度戲劇的產生嗎？

希臘國王威振印度西部的時間並不短促。即後來他們的威權消失了，希臘文化退到亞洲西部的時候，希臘的影響還通過波斯，或爲到亞歷山大里奧（Aleksandria）與印度各港灣間通商的希臘船舶所載去，不斷的在印度留下記號。在建築術上，錢票的印刷上，我們都可以找到這種記號。尤其是天文學，據驕傲的印度人自己說，也是從希臘借來的。印度人很像有一點知道希臘的戲劇。

希臘悲劇的表演，或較爲正確一點的說，後起的希臘喜劇的表演，曾觸動過印度人將動作和他們自己的國中的舞與歌混合的思想嗎？簡單的說，觸動過他們爲自己創造劇場的思想嗎？在他們有些戲劇裏常有一種形似軍士的女人到舞臺上來。在

別的著作裏並沒有看見講到這種女人。她們有很大價值的名字 Javani，即希臘女人。又，分隔舞臺和樂室的幕名爲 Javanika，義爲「希臘的機織物」。然而這些證據的本身還不大充足。像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本領要解決這個希臘人的精確影響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印度很能用牠自己的獨有的東西，供給自己以充滿本國色彩的戲劇；至於希臘的喜劇觸動牠也是有的。

可是，不論我們怎樣的結論，這原有重大的價值——印度的戲劇終于祇是印度文化的插入；而希臘的文學纔是創始者。誰想把這兩種戲劇的時代作爲更接近，就是愚蠢的舉動。

無論印度戲劇的起原是什麼，牠在我們的第五世紀至第七世紀裏總是最燦爛得有名。我在這裏不想作厭煩的事情，把有名的戲劇家和其著作一一的舉出來。我祇說出被視爲詩人中的兩顆真珠的名字：卡李達鎖和巴伐普替奧 (Bhavabhūta)。

直至十一世紀中，戲劇的表演還在出現。但是回教徒忽然攻入了印度。他們手中執着回教的旗幟，推翻了那裏的朝代，強行他們自己的武斷和情慾。這時這異教便嚴厲的禁止演劇了。

最後，在十五世紀中，克呂須懦神 (dio Krishna) 的祭祀得到了新的生命的時候，便催醒了酣睡的戲劇，委牠在民間滋養宗教信仰的熱情。這種戲劇用俚語寫作，完全取歌舞的形式，特別地敘述克呂須懦神和其與雅滿懦河岸上的牧女的愛。

在現代，有智識的人都想使古典戲劇復活。同時崇奉克呂須懦者的民衆的表現和歐洲的影響把本地的戲劇重又建立起來了。現在孟加拉省已有了許多戲劇的著作。但詩人們還在尋找他們自己的路。他們常發表議論某種問題的喜劇。例如他們常攻擊習慣的武斷，如命令寡婦不許再嫁的事情；不幸的寡婦有時祇有八歲，祇聽見過丈夫的名字，便宣告應過可悲的長期的一生！滑稽的喜劇亦為公衆所歡喜。牠諷刺當權者，描寫英國老爺們的趾高氣揚，都使人開笑。這並不是因為印度人恨英

國人給他們帶來了安全與公平；不過當他們微笑到有權者的時候，要他們爲了權和富公平地出一點代價罷了。

我現在且同講到古典的戲劇，而且專講沙庫泰拉。

二

卡李達鎖生在第五世紀裏。據印度歷史上的相傳，他是烏加夷尼城 (Ujjain) 維克臘馬提鐵搖王 (Vikramaditya) 的九詩人之一，九真珠之一。這烏加夷尼城現在叫做 Ujjain，位於文達雅山 (Montoj Vindhjaj) 傍，臘樹普泰儒 (Rajputano) 的南邊。那時這城裏很興盛。

使這一城富裕起來的，是和西方的希臘人的交易。那裏歷代的王當時都享受凌駕全個北印度的地位。關於卡李達鎖，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灑落不拘，醇化在酒色中，敏捷，靈活，能屈能伸的人。使他成功的是一個女人，使他死的也是一個女

人。他一生安適在那一時代的繁華與肉體的快樂中。

卡李達鎖早已因他的馬拉維卡 (Malavika)一劇聞名，當維克臘馬崑鐵搖王想給奉祭以更莊嚴的華美，決定請人在他的宮殿裏展呈一種作品的時候。卡李達鎖一面著作劇本，一面又挑選一座男女優伶。

那些優伶常是窮人，而且又有點不好的名譽，由這一城徘徊到那一城，留心好機會，佳節，太子的誕生，國王的登基，或富家的結婚，希望人家需用他們。他們或在宮殿內表演，或在廟的神像旁，若這次表演的目的是在裝飾祭祀。

卡李達鎖細心的選擇好了角色以後，國王借給他一個音樂演奏場。這演奏場是在許多華美的大廈之中，許多女人常在這裏面學歌和舞的地方。優伶的領袖在那裏觀察，命諸優伶佈置必需的一切。

佈置並不怎麼困難。在後面，他們把高地加高了一點作為樂室，伶人從那裏出

來，往下至舞台。他們用一個名爲 *Paravents* 的大幕遮住了樂室；牠的顏色是白的，因爲戲劇是屬於一種戀愛詩。隨後他們便用花，花飾，各種的旗幟裝飾這一間大房子；他們到處染出深濃的和淺淡微異的顏色，因爲這些原是印度人所很喜歡的。舞台上的佈置什麼也沒有。當劇情由某處移到他處的時候，伶人會說明，詩人會在和諧的詩句中描寫新的地點，或爲隱居處，或爲國王的公園等；觀衆便會想像到別的。

附屬的東西也少：擬美的服裝，軍士的車，泥土做的小獅，同樣材料的鳥兒（原註：沙庫泰拉第七幕裏用），這便是一切了。年青的女人沙庫泰拉的手中甚至連舀水的東西也沒有拿，以裝出她在灌溉她所愛的植物；她祇用一種身體的狀態和相當的姿勢表示這種動作。她的丈夫是應該坐着車走的，但他只提着兩條腿襖做疾馳的樣子；要使觀衆明白，他又說出他所做的事。

真的，這種藝術還是在幼稚時代。但牠却使我們想到十七世紀中法國劇場的簡

單，尤其是在倫敦維姆斯大江 (Viweggo Times) 旁用幾塊木板築成的有名的地球劇場，莎士比亞表演他的永生的著作的地方。在那裏有一種告白通知地點的移動；一根樹枝便是表示全個樹林，兩支劍又起來便是表示戰場。英國的貴族却滿意這樣。印度人也是這樣的做；而且還因此得到了許多美麗的描寫的詩節，以代替劇場的裝飾品。

最後，莊嚴的日子到了。黎明時，男女伶人唸着合宜的祝詞，春調着紅磚，雄黃，白粉藍粉和黑粉，預備塗搽皮膚之用。隨後樂隊，羯鼓，劉妥琴牽脫羅琴和笛子等都進了舞台，坐在地氈上。兩個最美麗的女人站在幕傍，伶人進出時便為他們將幕掀開一半。

什麼都已預備完全。祇等待確定的時候了。太陽球即將從水平線處上昇，大家都怕太陽光的酷熱，因為這戲劇有七幕。

於是，本日的舉行盛典者，偉大的維克臘馬提鐵搖王，帶了大臣走了進來，坐在他的座上。他的許多妻子在他的左邊；諸王，上級人物，科學家在右邊。許多美麗的女僕用扇子和西藏水牛的尾巴扇着。觀眾是些名人和有知識的男女；粗俗的人不許在那裏；因為他們即使看了也是不會懂得的，這戲劇在他們是太深奧了。

羯鼓聲響了起來。合唱隊唱歡迎歌，對諸神，婆羅門教徒及王等行敬禮。接着對或種神的祈禱，敏捷地，和諧地預備第一個角色來到的開場白。

現在戲劇開始了。

牠把我們帶引到傳說時代去。一句話便足夠證明：女英雄沙厘泰拉是古史詩馬哈巴臘安所歌的那些古英雄之遠祖巴臘安 (Bharata) 的母親(原註：「馬哈巴臘安」之義即巴臘安後裔的故事)。這戲劇的奇蹟因此不會使我們有所驚愕。

開始時，杜香安 (Dusanto) 王正在打獵，乘着車追一隻羊。他因此到了隱居

的地方。兩個隱士邀他進去，請他行使王的職務，這就是請他驅走那些擾亂宗教的祭祀的魔鬼。

大隱士不在那裏；他的養女沙庫泰拉正在和兩個女友灌溉草木。杜香萎確壯而且美麗。沙庫泰拉雖然和其他的男女隱士一般，穿着一件不美麗的，樹皮製的古衣，却有一種可驚的美，像一株正在開花的橡果樹。

『呀，』王自語，『她的唇有新鮮的嫩芽的顏色，她的臂像柔軟的樹枝，如一朵花一般，她的一身膨脹着可愛的青春。』

他們纔相見，便立刻非常的相愛了。因此，當王回到他的幕內時，他把他的新起的意外的情感信托地告訴了他的一個少年友朋；對於這位年青的女隱士的相思已完全佔據了他的精神；他的心中都是她，他已經渴想和沙庫泰拉結婚了。我們不要忘記，他還有許多妻子；但這並不妨礙他；照習慣，他算是一個最好的多妻者。

此後，過去了許久。隱居處之外，王因愛戀過深，漸漸瘦削了。隱居處之內，

沙庫泰拉因愛戀而患病；熱病在毀損她的精力。

最後，她有一次到河邊去了，她十分困疲的躺在花兒鋪蓋着的石凳上。王爲希望所促，亦到河邊來了。他躲藏着聽她對她的女友所說的話。他不久便走了出來。經過一番甜蜜的，眷戀的談話，他們便在那裏結了婚，因爲這樣的結婚原是法律所許可的。

現在杜香妥須回到自己所住的城裏去了。他臨時時贈給沙庫泰拉一個戒指，當做結婚的紀念。他答應她即派人來接她到王宮裏去。

不幸，過了不多的時候，這位年青的妻子正在幻想她的愛人時，恰巧走過一個修行者。他請她招待。苦惱的沙庫泰拉恰沒有聽見他的聲音。於是憤怒的修行者便咀咒她：她的丈夫（他說）將忘記她，直至她把他的戒指指示給他看的那一天。

這更可怕，修行者的咀咒和危險的警告竟驚不醒她的注意。

接着又過了許久。杜香妥如所咀咒的話，已記不起他的新婚的妻子了。然而沙

庫泰拉 孕了。她的責任需要她到她的丈夫主人翁那裏去。

安心的，因為她不知道所發生的事，她戀戀不捨的，傷感的和隱居處作了別。

兩個隱士帶引她至城裏。

田園詩已到了終結，現在這情節更披上了戲劇的形像了。

杜香妥在他的宮殿裏；他的正宮伐蘇馬替 (Vasumati) 的情歌使他憂鬱。他思索這原因，便模糊恍惚的聯想到他以前的（輪迴的）事情。這時沙庫泰拉和兩個同伴來到了。隱士把他的妻子獻呈給他，便想回去。但是王驚愕的拒絕了她，因為他已記不起他會和她結婚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責任：他不該取這個屬於別的男子的女人——雖然她非常的美麗。他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所獻呈給我的這個女人確是美麗。但是她已和別人發生了關係。我會做過她的丈夫嗎？這個我不能夠決定。正如黎明時飛往素馨花那裏去的蜜蜂一般，花

內已爲露水所沾，使我不能嘗受她，又捨不得離開她。」

一直沉默到現在的沙庫泰拉於是也來爭辯了。并且，要使王確信，她就要把結婚的戒指拿出來。但是，呵不幸！她中途在神聖的沐浴處洗澡時不經意地把牠失去了！

然而她至少也要試一試，提醒杜香過去的事情：

「你記不起來你有一次在竹亭裏，手中拿了一荷葉的水了嗎？在那時，小羚羊——我的養子——正走了近來；你愛撫牠，并且甜蜜地邀牠喝你的水，你說：『讓牠先喝罷。』但是牠不認識你，不願意喝你手中的水。於是我拿了荷葉；牠便向我跑來，泰然喝了水。這使你微笑起來，你說：『諺語真對：誰和誰相像，誰就和誰結合。你們倆不都是居在樹林裏嗎？』」

王記不起來這些事情，因此怎樣也不能相信她的真誠的話。她憤怒起來了。他仍堅執，但又感動而且不安。最後，沙庫泰拉着淚走了。恰當地走出宮殿時，一

種神的風把她吹往空中而去。因為她本是一位天上的神女的女兒，這位神女常在注意她的命運的。

稍遲，但也太遲了，這個定命的戒指便爲一個漁夫在魚肚裏發見。杜香妥現在記起來了。不幸，沙庫泰拉已不見，又不知道她往那裏去了。

現在王的靈魂已沉在痛苦裏；他嘆息着表示他的痛苦；他憑着記憶力畫了一個最所愛的妻子的容貌想聊以自慰；但這空虛的像更增加他的悲傷。

在他哭了許多，流淚了許多，瘦了許多以後，印達羅神 (Indro, 印度諸神之王) 派了自己的一個車夫，把他帶往空中。我們看見他——想像一想像更好——遊行過各種不同的地方，這些地方他都有描寫。最後他到了一位久久默想着的最古的修行者那裏了。自從他這樣的站着以來已過去了許多許多的時日，因此：

「他的下身已成爲蟻翼；他的胸上有了蛇皮（原註：蛇把他當做一支樹幹，厥以把皮脫在他身上）；乾枯的葛藤緊緊的繞着他的頸項；垂在他兩肩的髮辮內已滿

是鳥巢；他如山一般的站着，永久不動；他的臉轉向着太陽。」

沙庫泰拉和她已長得稍大的兒子即避居在這位修行者的隱居處。夫妻兩人立刻就在那裏重會，各自一一的訴說過去的事情。全劇便在大衆歡樂時完了。

三

印度人已早就知道這個略為奇蹟的歷史。卡李達鎖不過把牠從馬哈巴臘安一書中取出來罷了。但他所敘的又怎樣的不同！

馬哈巴臘安很冗長的描寫杜香安王，隨後是他的打獵，隨後是隱居處。王立刻遇見了沙庫泰拉；他問她的由來；他覺得她同自己是全一階級的人，和自身的價值相等，便毫不猶豫的對她提議結婚。提議後即得到全意，全意後就實行。結婚後，王回家了。當沙庫泰拉所生的兒子長大時，她便和兒子到她的丈夫那裏去。但他拒絕了他們母子二人，雖然沙庫泰拉對他說了很長的關於丈夫的責任的話。最後天上

發出一種聲音，說明關於這個法律上的糾纏的一切。于是王便不再反對，因為現在公衆決不能對他的後代有什麼譏笑了。

我們且在這裏注意卡李達鎖敘述沙庫泰拉由來的精細。這在馬哈巴臘婆裏——我不說這些古詩想取笑的地方太簡單——至少有點成爲太無掩飾的故事；年青的沙庫泰拉自述這事時沒有感情，用一種中心的，無個性的史詩的風格。反過來，我們且聽卡李達鎖。他不請沙庫泰拉自己說，但請她的一個女友說。

女友——是那個時候，當智慧的維斯伐米鐵羅（Vishvamitro）實行嚴酷的苦行的時候。諸神對於這事起了不安（原註：因爲苦行可以給修行者以超自然的力，使神也懼怕他們。），於是，想娛樂他，使他脫離這洗淨罪惡的舉動，諸神向他派來了一位名爲美娜卡（Menaka）的天上的神女。

王——人家也都說修行者的苦行有時要使諸神不安的哩。但請你接着說下去。
女友——那時……在一個明媚的春天裏……他，看見了這位天上的美女……

(她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王——我推想到了。她是神女的女兒罷？

女友——正是。

卡李達鎖作品中的全個故事很多戲劇的形式。那些事實都結構得很好。杜香妥的善忘在這裏不復由于故意的動機，而是由于外界的咀咒。這咀咒彷彿成了本劇的連繫物。復次，卡李達鎖創出文學的妙計，戒指失了又覓得這件事情，也很有智慧。而且現在這奇蹟在動作中得到了不主要的精量的任務。最後，那有神國的最後一幕是用一種似乎崇神的樣子結束光榮的遠祖巴臘妥的傳說的歷史。

這種種改善的地方，卡李達鎖便值得得到敏捷的戲劇建築家的名譽。

我們在譯本中不能判斷他的明晰的，和諧的作風，但我們已有點看見了他的像片的優美和燦爛。

他配置各角色的性格也細緻。沙庫泰拉自己就夠證明了。

她和隱居處的那些生物的離別時很動人；因為她的心中充滿了印度人對於萬物的偉大的同情。她和獸與植物同歡樂，同苦痛，同過一生；牠們在她原是兄弟和姊妹。因這緣故，自然爲其所感動，發出聲音來和她作別。我們在這裏就可以發見印度的汎神論的痕跡。人在自然中並不是一種特別的生物；萬物的靈魂是全一個靈魂。因此不幸儘可落在犯罪的人的頭上，因為他在殘殺有生命的東西！

但我們且讓詩人來說。

堪浮 (Kanvo, 大隱士, 沙庫泰拉之義父)——諸森林之神所居的隱居處中的衆樹們，聽我說。她，在未止你們之渴以前，永不敢先喝的她；她，雖愛裝飾，而因你們的愛永不會摘過你們一枝的她；她，當你們顯出你們的花的那一天，慶祝的她；她，你們的沙庫泰拉，現在要離開這裏到丈夫家裏去了。請允許她離開，并且和她作別罷。(衆聞社鶻歌)——

一隱士——主人，她得到衆樹們離去的允許了，因為杜鵑的甜蜜的歌聲似乎是在回答她呢。

諸森林之神的聲音——在你的途中，沙庫泰拉，願湖沼碧綠，用青青的荷葉歡樂地蓋住了牠的水！願陽光減低牠的熱度，樹影增加牠的濃密！願芬芳的花粉作你路上的灰塵！願和風溫拂你！願幸福和你同在！（衆人皆極驚異的聽着）

沙庫泰拉，低聲的對一女友——親愛的，我雖然渴想和丈夫重聚，然而，在別開這隱居處的一忽間，我的腳幾乎不肯走了。

女友——這分別不懂你痛苦，全森林都悲傷呢。羚羊含在嘴裏的草都落掉了；孔雀們停止牠們的跳舞了；葛藤們的葉枯黃的垂着，似在流淚了呢。

沙庫泰拉——哈，我的爸爸，我現在要和我的姊妹葛藤告別了。

葛浮——我知道你愛牠如姊妹一般。喏，牠就在右邊。（原註：葛浮祇這樣說，但舞台上沒有葛藤）

沙庫泰拉，走近葛藤——林中的月光（原註：這是沙庫泰拉起給葛藤的名字），你原是妻子似的將你自己繫在橡果樹上的；但你且將你的兩臂的枝兒轉向我一次，并且圍抱我能。從今天起，我和你遠離了。父親，請你如愛我一般的愛牠罷。……誰在扯我的衣呀？

琳浮——這是小羚羊。你向來是親白饋牠玉米的。你叫牠爲你的養子。現在牠不願意你離開牠呢。

沙庫泰拉——可憐的孩子，我要走了，你不讓我走。你一出世，你就失去了你的母親。你是我養大的。現在，我要離開你了；但是我的父親會撫育你的。回去，讓我走罷！（她流着淚走了。）

沙庫泰拉又有情人與妻子。呵！在印度，或至少在印度的戲劇裏，愛是生長得非常迅速的。天真的沙庫泰拉纔一瞥見王，立刻就爲愛所燃燒了。那情慾，尤其

是肉體的和感覺的，有一種可怕的熱度，因為風土和春天在那裏激動牠。因此我們用不着驚異，若是沙庫泰拉立時就因愛戀而生病。

這裏就是杜香妥識破沙庫泰拉的愛情的一場。

王——沙庫泰拉很像在這個竹亭裏。因為在這裏小徑的黃沙上，我看見許多新印的足跡：腳尖的印子不深，深的是腳跟困了她的沉重的臀部。我只躲在這些樹下偷聽。（他走近，一看）哈！我的眼睛的歡樂，我所希冀的東西就在這裏了！她躺在花舖看的石凳上，兩個女友坐着看守着她。她們一定相信只有她們在這裏的；我且聽一聽她們誠實的談話。（他復偷聽）

（這時可以看見沙庫泰拉和她的兩個女友）

二女友，扇着她——親愛的人，這些荷葉的風給你一點涼爽嗎？

沙庫泰拉，極萎靡——你們說什麼，我的朋友？你們在搖動那扇子嗎？（二女友愛戀的互相看着）

王，自白——沙庫泰拉似乎病得很厲害。這是因為酷熱的緣故嗎？還是我的心所猜想的那緣故呢？（嘆息地思慮）這一定是這樣的。她的胸上搽着藥是徒然的；她的荷花形的手鐲現在已經太大，不緊貼着她的手腕了；她萎靡了。然而她的身體仍可愛。愛情和炎夏常產生出這種熱病，可是祇有愛情纔能給年青的女人這樣可愛的病態。

拍呂雅姆伐達，低聲的對阿吾蘇雅說（Prīamvada 和 Anusujā 即二女友的名字）——自從她看見了王那一天以後，她便憂鬱了。她的病因不就是他嗎？

阿吾蘇雅——我和你一樣的猜想。我們應該問一問她。（高聲的）親愛的朋友，我要問你一件事情。你實在太苦痛了。

沙庫泰拉坐了起來——你說罷。你想知道什麼呢？

阿吾蘇雅——親愛的沙庫泰拉，我們不知道你心中有了什麼；但是我們會讀過許多詩和故事；作者常在那裏描寫戀人的動作；你似乎有點像他們；告訴我們，你

的熱病是從那裏得來的罷；我們不能夠醫治的呢，假使我們不知道牠是什麼。

沙庫泰拉——稍等一等……

拍呂雅姆伐達——朋友，阿吾蘇雅的話很對。爲什麼要瞞着我們呢？你的精力已漸漸的小了；你的美已祇有一個影子了。

王，自白——拍呂雅姆伐達的話不錯。她臉上的兩頰確已瘦削了，她的胸部下陷了，她的腰細小了，她的肩下垂了，她的皮膚的顏色蒼白了。她被愛情磨難得很可憐。但她更可愛了，像爲熱烈的風吹乾了葉子的葛藤一般。

沙庫泰拉，嘆息着——是的，我不老實告訴你們，又去告訴誰呢？但我將使你們煩惱了。

二女友——這就是我們固執地想知道的原因。想去却朋友的痛苦，祇有同來分嘗呵。

沙庫泰拉——從那時……從那時候……當那位隱居處的保護者……那位

聰明的王……顯現在我的眼前起……（她害羞，中斷了）

二女友——你說，親愛的人。

沙庫泰拉——從那時起，我思慕着……他……我因此病了。

二女友——好，好！我們恭賀你的選擇；但我們不驚異。江水總是要流到海洋去的。

王——快樂的自語——我根聽見，現在都聽見了。愛使我受苦，現在牠又來安慰我了；這正如黑雲蔽天以後，又用涼爽的雨灑醒了生物一般。

沙庫泰拉——若是你們不反對我，那末你們就設法使他憐憫我罷；若是不然，立刻就把手潑在我的身上罷。

拍呂雅姆伐達，低聲的——阿吾蘇雅，她受愛的傷很深；不能再遲延了。

阿吾蘇雅——但是用什麼方法能夠立刻祕密地把她醫好呢？

拍呂雅姆伐達——祕密，……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立刻，……什麼也不

能比這更容易了。

阿吾蘇雅——怎麼樣呢？

拍呂雅姆伐達——你以前沒有注意到那位王嗎？你沒有看見他的眼光充滿了愛嗎？你近來也沒有看見他瘦了，他有幾天沒有睡覺了嗎？

王，自語——都被她看出了……

拍呂雅姆伐達——親愛的人，你寫一封信給他罷。我可以把信藏在花束中，把花束獻給他，如我們獻給神的一般。

阿吾蘇雅——這計策好極了，拍呂雅姆伐達。我喜歡。沙庫泰拉以為怎麼樣呢？

沙庫泰拉——我想我是應該服從命令的。

拍呂雅姆伐達——那末你做一首甜蜜的情詩。在這裏面表示出你的傾向和現狀罷。

沙庫泰拉——我已經想到了。但是我的心戰慄着，……怕他輕視我的愛情呢！
二女友——你太不知道他了。過了沉重的夏天的酷熱以後，當月亮在美麗的秋
夜涼爽地發光的時候，難道還有人撐開傘來躲避牠的嗎？

沙庫泰拉，微笑——那末我照辦了。（她坐着默想）

王，自語——哈！這樣的觀看我實在看不飽！她的眼光閃爍着，她的額上起了
縐紋，她的面頰顫動着顯出她的愛。

沙庫泰拉——朋友們，我已經想出一節詩了，但是我沒有什麼可以寫呢。

拍呂雅姆伐達——請你拿了這一瓣柔軟如烏毛的荷葉，用你的指甲尖在這上面
刻下你的詩句。

沙庫泰拉——好！你們聽着，並且告訴我，我知道表現我的情感不知道。

二女友——我們注意着。

沙庫泰拉，讀——「我不知道你的心。但是愛呀，呵咳！是在如何的磨難我

呀，這個祇相思着你的我呀！」

.....

這時王就突然的顯現在她的面前了。但是沙庫泰拉是一個有德性的女人，這時便非常的害羞，幾乎沒有勇氣去看他。看。隨後當她和他獨自相會同意結婚的那時候，她的性的羞恥超過了她的慾望，連不緊要的親近都不允許他了。

然而她是死心塌地愛他的。因此後來當王捉弄她，她對王疑過去的甜蜜的專情的時候，她的率直更可愛。

她在發怒時也的確很美：

『你是騙子。你以為什麼人的心都是和你一樣的嗎？但是誰希望像你呢？你帶着道德的假面具；你是，像一個用草蓆蓋着的危險的陷阱……從此，人家將要說我是一個娼妓了，因為我會信託了這樣一個人，把我交給了一個嘴唇上有蜜，心坎裏有石的男子。』

其餘的角色，雖然他們的性格不是不出色，然而都是極合戲劇的學理所配製的模型。我現在且稍微講一講丑角。

他不是醜陋的也不是討厭的男子，他祇是一個婆羅門教徒，祭師而已。民衆的喜劇很像有點譏笑那些教人不道德的婆羅門教徒；他們現在還把他們的懇勤的良心和他們的廟宇裏的花園借給不道德的幽會的男女。

這篇古典的戲劇仍保留了這一箇角色，但把他洗刷了一下，又把他從他的謙和的地位中請了出來。他在劇中成爲主要的英雄的少年朋友；他是英雄的忠實的共
同生活者；他不堪計算的服侍他的英雄。有時，如在馬拉維卡一劇中，他扮演古脚
色，他在王戀愛時幫助王，他是王的戀愛大臣。最常常的是他負使動作愉快和引人
大笑的使命。若是英雄是一個勇敢的人，他使是一個膽怯的人；人家恐嚇他，在他
的頭上放了一根彎曲的棍子，他使以爲那是蛇（原註：見馬拉維卡第四幕）；人家

給他相當的尊敬，因為他是祭師；然而人家也都有點譏笑他。他知道自己可笑。如在烏爾伐西 (Urfa) (第五幕中) 一個青年新從隱居處出來，看見他起了恐懼的時候，他微笑着，說：

『他爲什麼這樣的怕我呀？難道在他的隱居處周圍沒有看見過猴子嗎？』

最後，他尤其是喜歡吃好的東西；他祇想念糖果和燒肉。他喃喃的埋怨那些人，那些祇以自己的情慾營養自己，不息地自擾，不允許他休息，不允許他飲食的情人。我們且聽沙庫泰拉中的丑角對於狩獵的訴苦：

『呵！我要死了！這就是我從這位酷貪狩獵的王的友誼中所獲得的東西。太厲害了！一會兒羚羊！一會兒又是野豬！哈！我午間必須在樹林疏密處亂跑。止渴的祇是些爛葉浮滿了的河中的熱水。吃飯不在相當的時間裏；燒肉又燒得炭一般。夜裏又睡不熟覺；馬和象總是蹬着脚。黎明時就有一種振破耳朵的聲音將你喚醒：那些該咀咒的獵者已經要到樹林裏去了。』

我將說丑角的這種狂妄的性格是現實的自然對於其餘角色之精練的，做作的，微有條件性的感覺的復仇嗎？我很願意人家已視戲劇中的他有如畫中的那些影子，使那驚人的光明的部份更顯得生動的那些影子。並且，想使印象合一的成功，人家已細心的給了他一點價值，爲他保留了光榮的照役；因爲，他雖很卑賤——這個，他不會反對——却留下了一個斑點。

四

到現在，我們已在他們的主要面目底下看見了印度戲劇的歷史和實用了。但我們若是不能分析牠的本質，那我們所知道的便不完全。詩人們對牠有什麼觀念？牠和我們的戲劇的分別在那裏？這分別從那裏來的？我們且來仔細的看一看。

記述戲劇的理論——我們所知道的——是在很早的時代。印度人的精細分析的精神很豐富，他們甚至連做賊做娼妓的教科書都有，對於這樣美麗的論述的材料，

他們自然也不能疏忽。他們照着學理教導人家以那些普通的劇題，固定了主要之點和動作的發展，描畫未來的角色的性格等等，都是用了完全的印度人的仔細心去分析的。例如他們曾定了三百八十四種的女英雄！戲劇的論文還更進一步：他們計算那些能加進動作美麗的計巧，和那些能直入觀衆靈魂的各種感覺。這種種都寫在理論的書上。

然而却也奇怪，凡著作戲劇的詩人一面都謹慎的服從這種嚴正的法典，而一面還能保留他們的創作的天才。我們且轉過來想一想從前統治法國悲劇的有名的三一律這多少次數使可憐的柯爾耐耶（Cornelio 一六〇六至一六八四年）弄得沒法！還在浪漫主義時代引起了什麼樣的抗議，什麼樣的叫喊！然而和印度的規則一比，這幾乎是非常的自由。那末爲什麼這裏有極無妨礙的叛亂的需要，而那裏却是極完全的服務呢？

西方人的戲劇是要給我們看個人和現實的事情或和自己本身的衝突；他掙扎着

想得到勝利；他的性格，他的意志和發生的事件或情慾衝突着；若是他能夠戰勝牠們，結果那發生的事便入於如他所希望的地步，或情慾便爲他所壓服；若是他失敗了，那就有他的最後的訴苦和抗議。我們的著作家又極詳細的分析一種情慾，一種非普通非抽象地考慮出來而是甄別出來的，做上不可磨滅的人格印記的那性格。我們西洋人的戲劇是生活的肖像，無論是外部的或內部的，無論有多少的色彩有多少的種類。還有什麼定則能夠包括全生活嗎？

印度的詩人正相反，他幾乎沒有注意動作和個人。

無論沙庫泰拉如何的可愛，我們立刻就驚異地看出劇情的事實的稀少。愛情很簡單，沒有複雜的事情，却整整的佔了三幕：王和沙庫泰拉相會，相愛，結婚。雖然在馬哈巴臘中並沒有這一篇小小的田園詩，我們却不能因他把這插入了自己的戲劇中而稱讚他；因爲這原是印度戲劇的俚俗題材，卡李達鎖又是完全按着規則敘述牠的。無論沙庫泰拉離開隱居處時是如何的動人，無論當她的丈夫認不得她時，

奇異的那一場構造得如何的敏捷，然而這些事實在古時的故事中原是有的。最後崇神的那一幕是想悅目，想創造美景而想像出來。本劇中的完全發明物祇是優美的細緻或敏捷地要去除不逼肖的那些巧計。

又因為他對於劇情的注意，卡李達鎖值得超越於其餘的詩人之上。普通，都是這題材在某處是怎麼樣的，戲劇作家也怎麼樣把牠收用：無論牠是一種故事或史詩，他們都把牠切碎了以充自己的篇幅。

題材的缺乏很明顯，尤其是在那些後宮的喜劇中。他們的計劃永不改變，總是王在一個尊稱為王后的女僕中發見了一個堪驚羨的年青的女人，他們相見了，他們立刻就相愛。從此，他們找方法，造方法，想再重會。於是王后便在他們會見時驚動了他們；她喃喃不休的說或帶着暗怒沉默回家。最後大家知道這個年青的女人的血管裏已有了王的血了。王后便平靜下來，并且同意了這兩個情人的結婚，因為「賢妻之職責須為自身多置競者於其夫旁」的緣故。

他們的性格也無個性，情慾亦未分析。沙庫泰拉之柔和可愛，是因為她屬於學理上的天真女人的範圍和她是印度人之故。卡李達鎖以自己的才智之果，特別的優美性，裝飾她，我不否認。然而當我們對於沙庫泰拉拍手喝采時，我們不由得對這個為卡李達鎖所創的角色之嘆美不及對那個為所有印度人所想出的青年女人。我們對她的稱讚並不因此減少；牠不過換了方位。若王之勇敢，美麗，溫文，親愛，若大臣們行動的忠誠，若丑角之貪食，這原都是戲劇的詩學所需要的。

不僅許多王，王后，男女情人們沒有濃淡異性的性格，不僅他們是模型，無個性，而連他們的感覺也是不能分析的。無論愛情在印度人的心中生長得如何的快，牠總是依次而行；牠最初是胚種，隨後當要像大樹似的發展之前是一個嫩弱的小植物。然而我們在戲劇中那裏也看不見這種步驟。復次，同置於一個後宮中的許多妻子應該產生嫉妒，戲劇的，各種的情慾；然而那些印度的戲劇著作家祇給牠兩種極

簡單的表示，不是極端的沉默便是動打。

動作和性格在印度人是不重要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心理學。戲劇在他們是詩，歌，舞，姿勢等之美所組成的景物。牠常常不像我們的戲劇；牠祇像歌舞劇，並且劇中常有地方留給歌和舞。我們在卡李達鎖的烏爾伐西一劇中找到了一個模型的例子：在這裏，王和妻分隔後，苦惱得瘋了，而第四幕便完全備為描寫他的瘋狂之用：這一幕是取王歌着諧和的詩節的形式，和精確地記在書上的分拍子的舞步的形式。

爲了觀衆，他們避開了不中和的情感，因爲這種情感是要不讓觀衆享受精製的景物的愉樂的。因此學理命令說，不要讓一個人死在舞台上，劇終常要幸福的。開始，詩人先忙着寫美麗的，抒情的詩句。他增加共通的材料：公園，宮殿，季節，時日等的描寫；因爲這些都是可以供給他一種使他作家的才幹驚人的機會。

現在還有使我們驚異的原因嗎，當他這樣毫不抗議地服從那些最嚴厲的規則的

時候？原來那些規則是在使他解脫著作構造的難事，供給他以顯現他的詩才的方法呢！

我並不是想減少印度戲劇的價值，我是想指出牠的本質。印度人所求於戲劇的愉快，完全和我們的不同。我們若和他們一樣的見地，我們也將歡喜，爲了羣衆的和跳舞的成形的美，爲了歌的和諧，爲了詩的光耀。

然而還有這一個最後的問題須待解決。印度戲劇所包含的原理原與希臘喜劇在其最初時的差不多相同。爲什麼牠沒有成功，如在希臘似的，集中在個人的動作的發展上呢？或者，換一句話說，爲什麼印度人總是不注意個人和動作呢？牠的主因是在印度種族的自然本身中。

印度人並不呆笨。生命，他們的著作家說，有三種目的：致富，求權，或藉修行而達無上的幸福。要達這三種目的，必須靈活的行動。常常發生的民族間的和諧

王間的戰爭指教我們說，愛戰爭，野心，約言之，情慾，是在刺激他們的靈魂。但是像小孩子似的，他們聽從他們的自然的首先驅使；他們的行動不是內部的。當情慾清醒的時候，他們不能再反對牠，便讓牠來引導自己。例如，他們風俗上的「靜」幾乎已成一種諺語的，然而在幾十年前，當西派雅人（Orissas）叛變的時候，他們作出了奇特的兇殘的事情：那時殘忍的本能在他們的心中靈活起來，於是連宗教，連久習的忍耐也不能制止他們一會兒了。他們的意向中沒有他們做事的原理：他們是被動的，不是自動的。

他們也沒有自身的人格的感覺。當為世界所厭倦時，修行的便到深林裏去，祇有一個希冀：希冀自身和梵天的混合。印度的哲學對一切的人叫喊着說，人祇是自然的一小小部份，他在來世便不是這個樣子。給一切以靈魂的那宇宙的生命顯現在許許多多的物體中；但祇有牠們的模型是真的有特性的。個人則沒有。印度人很不喜歡他自己的「我」。因此我們知道，他現在為什麼被威嚴的「我」的英國人所統

治着。

這樣，印度人爲什麼該希冀看舞台上的有自己的意志和精力的個人呢，既然他們不想像到個人和自身的精力？他們所要的是這個：當他們不想脫離生存本身的時
候，他們願得到些暢快的感覺。

他們的詩人供給他們美學的情感；他們在一切的形式底下指示出自然的影響和落在靈魂上的事情的影響：他們敏捷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他們同是印度人，正如觀衆是印度人一般。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

一

不論在什麼時候，或古時或近代，病人的眼光總是慣於轉到神的權力一面去，希望從那裏得到有效的救援。古時的希臘人也是這樣，他們有許多醫藥之神；對於這些神，他們常去祈求，犧牲，爲了要醫好病痛。

但在實際上，他們並不期待神們祇說一句話或祇做一個手勢便使痛消傷愈永久除根，以顯其萬能。因爲神們，在希臘人看起來，是怎樣也不能超出自然的法則

的；他們相信，即使宙鎖（Zeus，神和人之父）自己也是和凡人一樣的被置於宿命之下，沒有權力可以突然改變世界事物進行的方向。切確的說，就是希臘的神並不能做出什麼奇蹟，他們不過很靈敏，很有科學的知識罷了。他們知道一切，他們認識所有的植物和其藥性，他們知道怎樣配製藥劑；若是他們願意，他們能指教祈求的人一條正確的路，以完成其欲望。因此希臘人請求神們為病人用這種科學比請求用人的——這就是說神的——力為多。

有些人相信，發明醫術的是阿台娜（Athena，和平的女神）。有一次有名的派呂克虜（Purilo，紀元前第五世紀時人，政治家）向她祈求，她便出現在他的夢中，指示他一種植物，醫好了建築師姆乃西克虜（Mesiklo）。在雅典城中，阿台娜女神有一個廟，在那裏，人們尊崇她為 Athena-Epistia，意思就是阿台娜康健。

別方面，阿台台米斯（Athenis，月神）在她自己著名的愛番鎖（Epheso）的廟裏，秘密地知道一種能戰勝眼科百病的膏藥；阿弗羅羅台（Aphrodite 即 Venus，愛

神)專消腫腫; 赫爾摩 (Hermo, 風神), 海臘克萊奧 (Herakleo, 人間的英雄), 海法夷斯妥 (Hofajsto, 火神), 有時也給與一點醫學上的意見; 甚至有些神女也有治愈皮膚病的名聲。

有些新至希臘的神允許人們以醫治和健康的, 很快的便得到了人民的信奉。被名為薩巴銳奧 (Sabazio, 植物之神)的弗呂草 (Frisa, 小亞細亞之古邦)的巴克呵 (Bakho, 酒神)就是這樣, 他是用自己的 Koribantoi (原註: Koribantoi 是一種舞蹈的祭司)的刺激的音樂和舞蹈醫治精神病的。埃及神伊西斯 (Isis, 地神), 奧西里斯 (Osiris, Isis 的丈夫)和賽臘片斯 (Serapis)入希臘的時候已在拍安萊馬搖菲拉拾耳福 (Ptolemaio Filadelfo, 埃及王, 紀元前一八五—一四七年)治國的末期。但是在數年中, 希臘人就造了十五個神廟給他們。賽臘片斯治病的名聲大盛起來, 竟可以和希臘的醫術大神阿斯克萊片奧 (Asklepio, 拉丁文為 Esculapio) 相競了。

但前面所說的這些神，都是些後來到希臘的，或醫病的事情祇當做附屬的職務的神。此外還有些別的神，專以醫病爲主的，特選的事業的神。

最初在希臘境內出現的派阿儒 (Pano)，他在荷馬 (Homero) 時代已經存在了。因爲那奧李姆坡 (Olimpo) 的諸神——男神和女神——和平常的凡人一樣，在他們之間常有爭鬥，有時甚至他們的激烈的，神的情慾還促動他們和人們爭鬥，他們打別的神或人，亦爲別的神或人所打；因此他們常被腫，跌傷，割破。受了傷以後，他們和人們一樣感到痛苦，他們痛得叫號起來，比人們的要響亮，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嚇得希臘人和推來人 (Troiano) 渾身戰慄起來。這種可憐的受傷的神雖沒有死的危險，却也沒有忍受疼痛的能力，於是就只有諸神間的醫士派阿儒救援了。例如在 Iliado 的第五書中，我們可以讀到派阿儒給哈陀 (Hado, 拉丁語 Pulono 冥府之神) 搽傷藥的故事。關於阿羅 (Aro, 拉丁語 Manso 戰爭之神) 也有同樣的故事 (原註：見 Iliado 第五書第五章八四六頁)。

『當殘忍的阿羅看見強悍的提奧美陀 (Dioneto) 時……他一直向他走了過去。隨後常他們接近時，阿羅就首先提起青銅長槍，從自己的馬鞍和馬具上向他刺了過去，狠狠的要取他的性命。但藍眼睛的阿台娜用手接住長槍，往車下推去，不使刺中。隨後狂叫的提奧美陀使用自己的青銅長槍刺了過去。阿台娜把這長槍推向阿羅肚下繫甲袴的地方。長槍刺進那裏，戳破了他的美麗的皮膚。阿羅拔出長槍，大聲的叫號起來，如九千或一萬人在戰場上開始戰鬥時的吶喊。希臘人和推來人嚇得戰慄了，受傷的阿羅的叫聲這樣的響亮。』

阿羅走到奧李姆坡，呻吟着，向宙鎖訴苦了。

『宙鎖命派阿儒醫治他。派阿儒爲他搽上止痛的藥便把他醫好，因爲他原不是一個凡人。正如白色的流動的牛乳一般，混入無花菓汁便濃厚，一攪擾便堅凝，阿儒這樣快的醫好了活潑的阿羅。隨後海擺 (Hecate 青春之女神) 給他洗沐，又給他穿上中意的衣服。最後他便驕傲着自己的光榮，坐倒在宙鎖的旁邊。』

派阿儒既然能給神以健康：自然也適宜於救援受害的病人，人們向他祈求，自然能得到他的醫治的方法。因此希臘人對他常有所犧牲，抱着這個目的。

派阿儒不久和阿坡虜儒（Apollo，日神）相混，和他形成了一個神。從那時起，阿坡虜儒派阿儒（Apollo-Peano）便被視為醫術之神。賓達羅（Pindaro，希臘大詩人，約生於紀元前五百二十二年）曾說：『阿坡虜儒給與女人和男人以抵抗危病的方法』（原註：見其所著 *Pitkoj* 第五章第八十五頁）。時疫不止一次的在希臘境內撒下死的種子，他們都向他祈求。他們相信，不會死的人都是他救活的。但是他還有許多不同的事情：他是和音與音樂之主，他須給詩人以靈感，他須授男女豫言家以默示，他須給人們以夢，他須賞善罰惡，他須保護農人，殺滅狼，蝗蟲和田鼠，他須用恩寵的眼光使牲畜生產，他須在每家的門眼上看守，他須在路上引導旅行者，不幸的神，多麼多的事情！這樣，古時的希臘人當然以為他的神通不論怎樣廣大，沒有些帮手是不能完成這許多責任的。

結果，他們由深信的幻想中想像出阿坡廢儒有幾個專做醫生的兒子。然而阿坡廢儒並沒有結過婚。因為他有一次向海斯替阿（Hestia）拉丁語 Vesta，家庭之神）求婚，這位自尊的女神寧願永爲處女，不願置自身於夫主之下，嚴厲的回答說：「不！」阿坡廢儒對於這種決絕的拒絕不舒服，隨後便不再向任何女神求婚了。但是因爲他又怎麼樣也過不慣獨身生活，他有時就只好和中意的凡間的女人結短期的婚了。從這些地方，他便得到了些後代。

阿姆非阿臘奧（Amfitarao）就是阿坡廢儒的後代。他很勇敢，很聰明，很虔誠。但是他一個一個愚蠢的，不忠實的，負心的女子錯結了婚。對於她的朝三暮四的狂情，他又退讓，忍耐。宙鎖責罰他，把他吞入了地縫裏；但後來宙鎖又賜給他「永生」，以酬報他的正直，聰明，學問。因此阿姆非阿臘奧有許多神廟。病人到他的廟裏，求他在夢裏告訴他們有效的藥品的非常之多，尤其是在他的奧羅坡（Oropo）的廟裏。

台賽與 (Teseo, 英雄) 的兒子希坡李安 (Hippolito) 並不算十分不幸，雖然因了後母番達臘 (Fedra) 的不道德的愛情而受了苦，因為在塔來再諾 (Trezono) 城中，他還有一個像，人家當他是半神的英雄，阿呂牽奧 (Ariolo) 的居民又敬崇他，當他是一個醫神。實際上他的生命並不會在塔來再諾城門旁遇着龍時的悲哀的一幕裏了結。他那時確是死了過去，但阿斯克萊片奧確又把他救活了。他變為聰明，敏捷，認識自然的秘密，他的學問和誠虔使他得到永生。然而阿斯克萊片奧的盛名蓋住了他的名聲。人家甚至在他的塔來再諾祖國內為他的競爭者阿斯克萊片奧建築了好些神廟，因為阿斯克萊片奧在全希臘是一位主要的醫術之神。在荷馬時代，阿斯克萊片奧還沒有走進高貴的神羣中。Hlado 的作者或作者們寫他是一個台沙李奧 (Tessalio) 中塔呂卡 (Triпка) 城的王。他們說他的醫學是從彩泰羅喜羅憐 (Centaurio Aliono) 處學的；當長期的推來的圍困期間，為希臘長官們做醫生的他的兩個兒子馬哈奧憐 (Mahaono) 和坡達李羅 (Podaliro) 的醫術是他自己教的。荷馬祇這樣的描

寫他和他的家庭。但是他的傳說不久即得到了更大的擴充。人家把他當做阿坡虜儒和珂羅尼斯 (Koronis) 的兒子。愛片達羅 (Epitafiro) 人說，他的母親珂羅尼斯生他在這個地方後，便忍心的把他棄在山上，於是有一匹山羊過去喂他，一匹牧狗過去看護他，最後一個牧人發現了他，看見奇異的電光知道他是神之子。在別的地方，人家說是，他的父親阿坡虜儒在嫉怒時殺死了珂羅尼斯，救活了她肚裏的孩子，托付給彩泰羅 喜羅儒。阿斯克萊片與在醫學方面很快的超過了他的教師，不僅能醫治活着的，且能醫活已死的。於是冥府之神哈陀到諸神的領袖宙鎖那裏去訴說了，他說這個凡人阿斯克萊片與要使地獄絕種了。宙鎖要給他兄弟哈陀報仇，便用電殺死了阿斯克萊片與。但是一報還一報。阿坡虜儒要報他兒子的仇，用箭射死了在愛塔那 (Etna) 山上為宙鎖鍛電的牽克坡坡們 (Chironoi)。爲了這事，宙鎖便罰阿坡虜儒在人間服了九年的勞役。然而爭鬥就這樣的終結了。阿斯克萊片與困了自己的學問和聰明，從地獄裏走了出來，成了一位神，並且得到了神的榮譽。

希臘人還給他加上了許多家屬和伴者。在神殿裏，他的旁邊坐着——這自然是像——他的妻子愛片奧耐 (Epione)，這名字的意義是「止痛者」；僕神台萊斯福羅 (Telesforo) 或阿采西奧 (Aeseio)，義為「復原者」，他的女兒，怕那采阿 (Panacea，愈百病者)，雅鎖 (Jaso，女醫)，阿夷門萊 (Aigle，日光)，他的兒子，衣阿尼斯珂 (Iunisko，醫士)，阿萊克沙儒爾 (Aleksandor，救助者)，阿臘安 (Arabo，神聖者)。這些名字都是表示宜於醫治疾病的神的意思。甚至他們還給他加了一個新的女兒希該阿 (Hestia，健康)——這祇是一個擬人的抽象名詞，他們在後來纔想出一個活的身體，把他加入到阿斯克萊片奧的後代裏面去的。

台沙呂奧的險峻的山間的塔呂卡城，宛是這位由人而成神者的傳說的搖籃，又可是他為人所崇奉的場所。在那裏，他有一個最古的祈禱處和永為病人設備的避難處（原註：凡阿斯克萊片奧的不主要的廟裏亦都有此等避難處）。他的神聲傳揚開去，進了美賽尼奧 (Messenio) 進了愛片達羅，隨後從那裏出來便普照所有希臘人居住

着的地方。紀元後第二世紀時的好遊的保沙尼奧（Pausanias）曾講到阿斯克萊片與的六十三個神廟。在雅典的一個，是建築於派虜坡耐鎮（Peloponnesos）的戰爭開始，使阿替珂（Asclepius，地名）悲苦的駭人的厲疫期內（原註：此事發生在紀元前第五世紀。Tinelido 親見此厲疫，有很有價值的描寫）。

在意大利，羅馬也想有一個阿斯克萊片與神廟。在厲疫盛行的時候——古人常講到厲疫或危險的流行病——紀元前二百九十二年，羅馬人不相信人醫，只相信神醫。他們派了些大臣到很著名的愛片達羅去。大臣們從那裏帶回來了一條活在神廟裏的老實的蛇。羅馬人原是看見蛇就以爲是神的，因此立刻毫不猶豫的相信，以爲是阿斯克萊片與親自來訪問他們了。他們甚至說，這蛇是棄了牠的船，遊到替白羅（Tibur）島來的。因了這緣故，羅馬人便在那裏造了一個神殿給阿斯克萊片與。

希臘的醫學創源於名爲「阿斯克萊片奧儒」(asklepeion)的阿斯克萊片奧的那些仙廟裏。看守神廟的祭司們，據他們自己說，是阿斯克萊片奧的後代。但是那種祭司們並不能單做祭司的事情。因爲既然說他們的祖宗是醫神，他們當然也須是醫病的祭司。因此他們也從事於醫治，彷彿他們在傳達阿斯克萊片奧的指示。他們常常和病人在一起，便漸漸進步起來，他們的神廟不久成了研究所，醫學便因了熟練和經驗漸漸在那裏形成了。

這所謂「研究所」，並不是「學校」的研究所，因爲阿斯克萊片奧的後代並不會設立醫科大學。在最初的時候，他們想專利，還保守着他們的知識，只傳授給他們自己的兒子，把牠當做神的秘密，對於平常的人是不肯傳授的。因此他們的後代只是慢慢的在家裏學醫，醫業的專賣權全在他們的手裏。

但雖然這樣，在醫生希坡克臘安(Hippokrates)約生于紀元前四百六十年)之前

早已有些不是祭師的人加入於這種不開的會裏，而且偷了一點醫學出來。再進一層，祭師們自己也常常到廟外去醫病。這，希坡克臘安已經證明了。因為他雖然屬於珂鎮(Kos)島上的醫病的祭師們，他却常常遊歷去，在希臘各地實試他的醫術。最後，阿斯克萊片與後代也收受外面的學生了。然而那些「阿斯克萊片與奧儒」仍是醫學的中心點，那些苦惱的患病的羣衆永是擁擠著，到那裏去求醫，不會停止過。

倘若我們要知道那些祭師們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們只要幻想地把自己放到一個最著名的，愛片差羅的「阿斯克萊片與奧儒」裏面去。開始於二十年前（按此文作于一九〇二年），在Onyvdias先生手中得到成功的古蹟搜掘，可以使我們明白，這在古時是怎麼樣的，那些古作家和碑銘也能告訴我們，這在那裏是怎樣做法的。（原註：Veroultre博士在一八八五和一八八六年的考古學評論中說：「視醫

病的祭師所做的爲幻術，視醫病的祭師爲僞醫是錯誤的。他們施手術時幾乎是十分
的忠心，他們的治療法大部分是合理的，科學的。『我從他的作品中取得許多關於
「阿斯克萊片奧懦」的醫治的報告。』

愛片達羅的「阿斯克萊片奧懦」建立在一個小山上。同別的希臘的神廟一樣，
並不是祇有這一種建築物，神廟不過是有許多建築物的神的領土之一片罷了。牠的
邊界是聖樹林所形成，聖樹林的外邊有許多岩石分開界限。誰走進這界限，便已到
了神的界內，便須服從他的命令，他絕不允許一個女人在他那裏生產或病人在他那
裏死亡。這並不是因爲他怕生和死，是因爲生和死不潔淨的緣故。

在「阿斯克萊片奧懦」中有好幾個地方。第一主要的是阿斯克萊片奧的神殿。
什麼時候都有許多朝山的人到那裏去，有病的和無病的，愛遊覽的或有所祈求的，
觀光的或誠虔的，但最多的還是被誠虔，信仰和肉體的苦痛所引來的人。每五年在
那神廟裏有一次有名的大節期；這正開始在伊斯鐵米競技 (Isthmika, Isthoi, 希臘人

的一種神祭）後九天。由各處去看伊斯鐵米競技的成羣的希臘人，隨後就有大部分的到愛片達羅去。因此朝山的人羣是很可驚異的，裏面還加入了販子，竊賊和各種各樣的人的隨從。

在神殿中，到處都躺着或掛着無數的治愈者的感謝紀念物：刻着字的大理石碑，石膏，銀子，金子做的治愈的肢體，如手，足，眼睛，腿，胸等等。尤其令人驚羨，令人細讀的，是些寫在很大的大理石碑上的神所做的奇蹟。保沙尼奧說在那時有人看見過六個那種的碑，現在 Carvadius 有幸運，找到了其中兩個碑的重要的碎片。那上面有這樣的表題：「阿坡羅羅和阿克萊片奧之醫治」。

這一神殿雖這樣有名，牠的內部却是很小：正面只有十三米突，邊旁二十一米突。但是牠有豐富的裝飾，彫像，陽文的彫刻品。有一層金和象牙罩蓋着神的全身，形成面，肢體，衣服。這有名的神殿的建築！我們因碑文而知道——開始於紀元前第四世紀開始的二十五年中，恰巧繼續了四年八個月又十天，建築費約在十萬

drunko 以上。若是我們把這和 drinko 一天的建築師的工資一比，我們就會明白這數目的大。那時的祭師，或不如說是「阿斯克萊片奧儒」的財寶，要化費建築師的十萬天以上的工資。

因為希臘人並不在神殿裏面作血食的祭獻，所以這個愛片澤羅的主要祭壇站在阿斯克萊片奧的神殿稍遠的地方。後來人家找到祭壇的基礎，發見牠非常的大。所以很大的緣故，是因為從前大朝山的時候要殺許多牲畜以崇揚神，希臘神的救援。

神殿的近處是病人的寢室。因為阿斯克萊片奧在這裏面醫病，牠在幾種非主要的建築物中便成爲最必需的地方。我們現在甚至知道有兩個相靠着的寢室了，第二個建築於舊寢室後幾百年，似乎是因爲舊的容不下病人的緣故。這兩處都是廊房，八米突深；正面有柱子；三面圍着牆；又一排柱子在中間把牠們分開。

在「阿斯克萊片奧儒」中還有一所白色的大理石的圓屋，裏面有兩排柱子支撐着，鋪着美麗的石料（原註：也許這底下是聖泉。在那裏還有一個泉水，牠的遺蹟

我們現在雖然一點也找不到，但據一位希臘的作者所說，那蓋在泉水上的屋頂和其全屋的裝飾是很可注意的。至於祭司們自己當然在神廟中自有他們的屋的。——又有一個劇場，牠的各部分的均勻和建築線的調和，使古人和今人驚羨，——一個有山門的禮操場，——一個阿爾台米斯女神的神殿，——一個河弗羅蒂台的神殿。——羅馬的皇帝安妥尼諾（Antonino）在這些建築物之外，又加上些別的，如希該阿的浴堂和祈禱室等。——最後在聖樹林中，彷彿撒種子似的撒着許多像，柱子，有彫刻的石頭，小建築物，這些東西使這地方增加許多美麗，牽引病人的眼光，感動病人的精神。

我們可以知道，阿斯克萊片與怎樣的醫治。第一，這裏有一篇談諧文，希臘作家阿呂斯安法諾（Aristofano），約生于紀元前四百四十四年（帶着平常的不恭敬的態度所作。在他的拍路安（Pluto）的喜劇裏，他幻想出一個名為嘿來米磨（Hromilio）

的雅典人遇到財富之神拍路安，引他到自己的家裏去。但是拍路安是一個瞎子，必須請米阿斯萊片奧使他的眼光回復。於是他到雅典的「阿斯萊片奧」去了。
嘿來米虜的奴隸卡呂奧儒 (Kariono) 用下面的話講這一幕醫病的事情給他的主婦聽。

卡呂奧儒：快點，快點拿酒來，主婦，你也喝，因為你很喜欢喝的；我為你帶來了所有的幸福哩。

主婦：幸福在那裏？

卡呂奧儒：在我的話裏，你會看見的。

主婦：講那件事罷！唔，你講！

卡呂奧儒：聽着，我立刻從腳至頭的都講給你聽了。

主婦：哈！不要丟一點什麼到我的頭上來！

卡呂奧儒：連你的幸福也不嗎？

主婦：不，不，凡使人傷心的都不。

卡呂奧儒：當我們走到了神殿的旁邊，和我們那時不幸的，現在幸福的，極幸福的病人，我們就先引他到海裏去洗浴。

主婦：老年人在冷的海水中洗浴，實是奇特的幸福！

卡呂奧儒：隨後我們走進神殿。當我們在祭壇上放糕和各種犧牲的時候，當善吞的海法夷斯安（原註：此處係指火，因海法夷斯安即火神也）收受極清潔的粉糕的時候，我們照例的讓拍安路躺了，我們爲我們自己做草葉的床。

主婦：還有同來求神的嗎？

卡呂奧儒：有的。最初是耐奧克李陀（原註：Neokleio 是雅典演說家，阿呂斯安法儒在咎責他偷竊和背誓。我們不要忘記，阿呂斯安法儒的喜劇是政治的，牠常攻擊反對方面的政治家。）他瞎着眼，比亮子還會偷東西；隨後又有許多生各種病的人。人家把燈熄了，祭師要我們睡覺，命令說，若是我們聽見什麼聲響，不要

做聲。於是我們便靜靜的躺着了。但是我睡不熟；我的思想被在一個老婦人頭後的一瓶粥佔住了。我非常想溜到那邊去。但當我抬起頭來，我忽然看見一個祭師從神桌上拿去了糕和無花菓；隨後他又到各處的祭壇旁去，把在祭壇上的牌放在袋裏。於是我決定模倣這種虔敬的例，去拿粥吃了。

主婦：你不怕神的來到嗎？

卡呂奧儒：是的，我怕頭上帶着花冠的神比我先拿到粥甌；我想：「祭師怎麼樣，神也是怎麼樣的。」我發出一種聲響的時候，那個老婦人伸出一隻手來。於是我呼哨着，咬她的手，假裝着神蛇。她立刻拿開了手，縮進床裏，將頭蒙在被下，不再動了。我吞了一大半的粥，吃飽後便回到我所躺的地方。

主婦：神沒有來嗎？

卡呂奧儒：他立刻就來了。當他站在我的旁邊的時候，呵！可笑！我的膨脹的肚子大聲的吹出風來了。

主婦：自然，神對你發怒了？

卡呂奧儒：不；只有陪伴着他的雅鎖微微的紅了臉，怕那采阿閉了閉她的鼻孔，轉過身去……

主婦：不敬的人！

卡呂奧儒：於是我戰慄的躲在我的床裏。阿斯克萊片與一個一個的看了所有的病人，而且很細心的檢驗；隨後一個奴隸在他的旁邊放下一個石臼，一個石杵和一隻小箱子。

主婦：石箱嗎？

卡呂奧儒：不是石箱。

主婦：但你怎能看見這種種呢，光棍，若是你是躲藏着的？

卡呂奧儒：我的外衣上是有好些破洞的。他爲耐奧李陀預備藥膏；他在臼內放了三個蒜頭，混和了一點無花菓和乳香椒的汁，搗了一搗，倒了一點醋，隨後他便

翻出了耐與李陀的眼臉，把藥放了進去，使他更痛得厲害。耐與李陀叫着，大叫着，從床上跳了起來想逃走，但是神笑着對他說：『且留在這裏罷，省得你在國家會議前背誓去。』

主婦：神聰明，愛我們的居城！

卡呂奧儒：隨後他走過來坐在拍路妥的旁邊，摸了又摸的摸他的頭，拿着很乾淨的布，揩他的眼臉。拍那采阿用紫色的面紗蒙上了拍路妥的頭和整個的面孔；隨後神呼哨了一聲，兩條很大的蛇就從神座裏急速的溜了出來。

主婦：呵！神呀！

卡呂奧儒：牠們柔軟的溜到面紗底下，我相信是在舐那眼臉。還不及你，主婦，喝十杯酒之久（原註：阿呂斯安法儒是常責雅典的女人太會喝酒的），拍路妥忽然起來：他看得見了！我喜歡得拍起手來，我喊醒了我的主人。神立刻就帶了蛇走進神座……

主婦：你的方多麼偉大呀，呵偉大的阿斯克萊片奧！

這有趣的一幕，爲阿呂斯安法臨幻想出來的，其中主要的部份和實在情形並沒有什麼分別。的確，這位詩人所談話的只是他的喜劇的看衆每天可以在雅典的「阿斯克萊片奧」中確證的事實。談話文原也是真實的肖像，牠在我們是很合宜，很有價值的文章。

現在我們且再講愛片達羅的「阿斯克萊片奧」罷。

病人是不能立刻就得到進廟的允許的；他必須先在外面的屋內住一住。因爲在「阿斯克萊片奧」的入口處刻着這幾個字：「要進廟的須有清潔的靈魂」。要使病人清潔，他們就給他洗澡，拭擦，搽塗或蒸氣浴。

隨後病人須有所犧牲，因爲他將有求於神，犧牲可以得神的恩寵。近時所發現的碑文告訴我們說，那些最富的人的犧牲是一只牛，一只雞（原註：我們知道，

Sokrates 快要死的時候會還嘻笑的對他朋友說，他欠阿斯克萊片奧一只雞），一蒲

謝虜 (Pausanias)，約合中歐三斗五升) 大麥，半蒲謝虜小麥和酒。致祭時，祭師讀禱詞，病人覆讀。禱詞和着音樂一起唱，柏拉妥儒 (Platon) 曾說，碑文也是這樣說，歌者是這個愛片達羅的神廟所雇用的。

於是真正的醫治開始了，要使病人有和精神接近的價值，他們就強制他漸漸的斷食。加萊阿儒 (Galeano)，希臘名醫，紀元前一三〇一—二〇〇年) 曾說過，有些人十五天沒有吃東西，(原註：Veroultre 君說，這種命令很合治療法；先限制病人的飲食原是醫術的一種普通方法。)

最後病人便躺在寢室裏，希望阿斯克萊片奧在夢中指示他可用的方法，或自己醫治他。他須在那裏躺過全夜，他也可以須躺幾夜使躺幾夜。祭師把燈都滅了，只留神像前的一盞，命令說，大家都須睡熟去。在如完全黑暗般的地方，在信教的靜寂中，病痛的人立刻就睡熟了。這時，這深信的，為復原的思想所佔據着的病人差不多完全做夢了。這些夢恰和他的思想相聯系。於是他便夢及醫治的方法。他的整

個思想都是在阿斯克萊片與身上，他便相信他看見了阿斯克萊片與自己。

病人甚至不會睜眼也能看見，聽見，因為在寢室裏是常有幻覺的。前面所講的愛片達羅的碑文「阿坡虜儒和阿斯克萊片與之醫治」供給我們幾個例子：

「跛子尼卡諾羅——這個人躺在寢室裏還沒有睡熟，當一個孩子偷着他的杖跑走的時候。尼卡諾羅起身追去，從此足就好了。」

「一匹狗醫治一個阿夷該儒地方的童子——這個童子的頭頸腫脹。他到神那裏。他還沒有睡熟，一匹狗從廟裏出來用舌頭醫他，把他醫好了。」

「腳風病者——這個人不必做夢。當他走路時一只鵝咬了他的腳。他出了許多血，腳就好了。」

希臘的雄辯家阿呂斯陀 (Aristido)、因患一種神經病，從這一個「阿斯克萊片與儒」到那一個「阿斯克萊片與儒」的去求藥走了十三年，直至阿斯克萊片與，

自然是爲他的固執所感動，最後還了他的健康。他講到他的朝山和在神旁邊睡覺的事情，有許多時候可講。他說，他常常在恍惚的時候看見神，幾乎要觸着他，渴望地聽他說話，怕他走得过早。

但並非人人能看見阿斯克萊片奧的。在臘丁詩人拍老安（Plato紀元前二五四—一八四）所作的喜劇米象中，有一個角色離開神廟訴苦說，神不注意他，不允使他康健。

那些爲神所寵視得到神的指示的，在第二天早上便把夢中所見的和神所命令的醫治方法告訴祭師。祭師便爲他們預備，完成阿斯克萊片奧的意旨。

那些藥以沒有危險的爲最多，但有時却也用很有力的。例如放許多血，嘔瀉，瀉劑，甚至毒芹（原註：的確，希臘的毒芹—Cicuta）似乎和我們不完全相同，然而牠畢竟能夠殺人，若是誰喝了足夠的分量。人家會用牠執行該死者的死刑過，不易用的毒藥。雖然古代的文書供給我們的報告不多，但阿斯克萊片奧後代的醫治

法多分是不错的。因爲他們不斷的看護病人，得到了很大的熟練；復次，他們對於醫治的趣味愈久愈大；最後，在古醫學中一定有許多方子是從「阿斯克萊片奧儒」的古文書中抄出來的。

阿斯克萊片奧後代也從事於衛生學。

阿斯克萊片奧常勸人家作肉體的運動，如打獵，騎馬，體操和擊劍等。對於有精神病的，他命令他們去看喜歡看的東西，去聽音樂或和諧的歌唱。從馬爾珂阿來李奧 (Marco Aurelio) 羅馬皇帝，紀元後一二一一一八〇) 那裏——他是自己醫治自己，而阿斯克萊片奧使他復原的——我們知道除了騎馬以外，神還命他赤着腳走路，冷水浴。我們記着，這個愛片達羅的神廟原是有劇場，操場和澡堂的。

那些被醫愈的人常立一個大理石碑，在石上刻着自己的病痛。他們又對神作宗教的犧牲，捐助藝術的著作，或金錢銀錢——他們常把這種錢丟在泉裏，但是祭師們自然暗地裏把牠們從水裏拿了出來了。

在這些莊嚴的事情中，祭司們自然混入了一點欺騙以冀醫病的倍增，吸引病人到廟裏來，作出哄動的廣告。

他們幫助病人們做夢，約在夜將盡的時候，親自來到寢室裏。有些穿着阿斯克萊片與的衣服幾個扮阿斯克萊片與後代的隨從。他們利用那正當病人欲睡欲醒常以所看見的實際的景，為超自然的顯現的時候，演這一幕喜劇。前面所講的拍路委的一幕便可以證明：因為奴隸卡呂奧雖沒有做夢，却看見了醫神在醫病。實在，這顯現在他眼前的是假扮阿斯克萊片與的祭司和他的肉和骨，他看見睡的人醒來，便小心的走了。

海羅諦阿諾 (Herodiano) 紀元後一八〇—二三八) 有一句話可以證明祭司的巧計。他說，羅馬皇帝蔡臘蔡拉 (Caracalla, 生於紀元後一八八年) 到派爾加摩 (Pergamo) 去求神，得了非常多的夢回去，這些夢都是他所想望着的。這明明是阿

斯克萊片與後代不敢違背皇帝的任情，得罪他的威風。

我們將叫他們爲騙子嗎？不完全是這樣的。那些祭師確是不僅自以爲是阿斯克萊片與的大臣，且以爲是他的後代，他的醫學的保守者的。他們在很自然的幫助他，代替他。這樣他們避去了乖戾的夢的危險（原註：例如雄辯家阿呂斯替陀有一次夢見神對他命令說，他要從他的脈取出一百二十磅血）。這樣他們又可以沿用那些先前醫治的熟練所教導他們的方子。

但他們把醫事裏在恰能欺騙病人的幻想的奇蹟中，做出僞醫的樣子，有答是無疑的。他們在神殿裏養許多老實的蛇，他們在「阿斯克萊片與孺」中有許多狗和別的獸，就是爲此。他們訓練牠們，簡單的喊了一聲，牠們就來舐病人身上的傷處或腫動患痛的部分。真的，古人相信被蛇舌所觸動是有奇異的效果的，真的，有時狗爲阿斯克萊片與保留了一個孩子的性命，民衆也許因此便相信神報酬狗類，賜給牠們以醫病的能力了。但祭師總是千萬次的要證明這種無稽的事情是真的。因此若是他

們喜歡做這事情，這就是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有益於他們的生意的。

因了生意的廣告的需要，於是使牠們不得不裝出一切都相信的樣子，對於不懂的人所講的「阿斯克萊片奧儒」內的奇蹟。他們讓這種人，或竟使這種人，爲他們在大的匾額上刻上字。關於這個，前面已經有點講到。後面的幾條指示出紀元前第四世紀時的希臘人的深信。

「獨隻眼者——一個男子的一隻眼睛只有眼瞼，眼瞼內什麼也沒有，裏面完全是空的。他來求神了。廟中有些人說：「這個人無知得很。他以為他會看見的；但是他連眼睛的兩端都沒有，他只有空地哩。」然而他却到寢室裏躺下了。他睡熟時看見神；神搓圓了一種藥，分開他的眼瞼，塞進藥去。天亮時這個男子出來，兩隻眼睛都看得見東西了。」

「由海臘克萊奧來的肺出膿者哥爾該奧——這個人在戰爭中肺部爲箭所傷，且一年又六月，膿出了六十六桶。他躺在寢室裏，做着夢。他好像覺得神從他的肺部

抽出了箭頭。他天亮時出來好了，兩手拿着箭頭。」

「啞童子——啞童子來廟裏將祈求聲音，先作祭祀和敬禮。完了後，一個站在神旁邊司火的青年的神看着童子的父親，說：

——你允許在這一年中獻些謝禮嗎，若是得到了你所期望的？

童子忽然說：

——我允許。

童子的父親非常驚異，命他再說。

——是的，我允許——童子覆述說，他的病就從此好了。」

「從米齊萊儒來的海騰耶奧——這個人的頭上沒有一根頭髮，但在頭上，却有許許多多。人家譏笑他，他害羞，他便到寢室裏去睡了。神在他的頭上搽了一種藥，他就有了頭髮。」

「從岐來儒來的提阿夷妥——這個人的膝軟弱。他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

像覺得神命僕人把他扛出了寢室放在神殿前，一完了之後，神駕上馬車，在神殿前團團的走，使馬在他的身上走過，一完了之後，他的膝能站直了。他天亮時出去全愈了。」

「三歲而生的女孩——伊鐵黑摩尼卡由派萊懦到廟裏求嗣。她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她求神讓她懷一個女胎。

——你將懷孕了，阿斯克萊片奧回答說，——若是你還有所請求，我將使牠完成。

——我不再希冀什麼了，她說。

於是她果然懷孕了，但是她懷着這個女孩在肚裏三年。最後她又來求神，使她生產。她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神問她：

——凡你所求的不是都得到了嗎？你沒有懷孕嗎？

聽了這個埋怨，伊鐵黑摩尼卡不敢提生產的事了。

「你還希冀別的呢？」阿斯克萊片奧又說。

「你既然預備使我滿足，——最後她說道，——告訴你，我是來求你使我生產的呢。」

——我將使她完成，神回答說。

做了這個夢，她立刻從寢室裏走了出去。當她走到神廟外，她便生了一個女孩。」

「克萊奧懷孕了五年——這個人懷孕了五年。她來求神，睡在寢室裏。她幾乎還沒有走出，恰在神廟外，她立刻生了一個兒子。這孩子出胎後即自己到泉水中去洗了一個澡，回來在母親的旁邊散步。克萊奧得了這一個奇蹟，便叫人在碑上刻上字：「可驚羨的並不是大的碑，是奇蹟。克萊奧懷孕了五年，直至有神廟裏睡了一覺，神便使她健康了。」」

祭師們是不是在施外科手術，我們不知道。但是有些描寫神的碑文中不少寫及

無知的故事，而且這些東西足使深信的讀者驚異。例如：

『從安羅來的男子——這個人身內有水蛭。他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神用大刀割開了他的胸部，拿出了水蛭，把牠們放在他的手中，縫上了胸部。天亮時，他手中拿着水蛭出來，病好了。原來這些水蛭是他以先被繼母所騙，丟在他的茶裏，他喝了進去的。』

『拉采達夷摩儒地方的水腫病者阿臘泰——這個患病的年青女人的母親來睡在寢室裏，讓女兒在家裏。她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神把她女兒的頭割了下來，把她帶頸的身體倒掛着——所有的水都流了出來——神隨後便把身體解下，把頭放在頸上。她做了這個夢，回到拉采達夷摩儒，看見她的女兒病好了，而且她的女兒也做了相同的夢。』

『肚子內部受傷的男子——這個人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這樣：神命隨侍的僕人們把他扯住按住，要割他的肚子。他要逃走。但是那些奴隸把他

捉住，把他綁在門環上。隨後，阿斯克萊片奧剖開他的肚子，割去受傷的東西，又縫了上去，放了他。隨後他出來時好了。病房的路上海滴了血。」

讀了這些奇異的醫治，「阿斯克萊片奧」的拜訪者非常的驚羨，覺得神竟是這樣的萬能，這樣的行善。同時，他們對於他的顯出慷慨的樣子。祭司們又親自不斷的請他們解開錢袋；因為他們提醒人家，說阿斯克萊片奧是要薪金的，說誰不給他，他要發怒的，說他必定願意人家把錢給愛片達羅的祭司們，不願意給別的人，當他在愛片達羅施醫的時候。後面的故事就是指出這個給我們：

「從泰鎮來的海爾摩儒——海爾摩儒瞎了眼，爲阿斯克萊片奧醫愈。但是他沒有送謝禮到廟裏去。因此神又使他的眼睛瞎了。他又到廟裏來，睡在寢室裏，眼睛又好了。」

「從合沙李奧來的彭達羅，他的額上有傷疤——這個人睡在寢室中，做了一個

夢。他好像覺得神用繡帶包住了他的疤，命他走出寢室時拿去繡帶，把牠掛在神殿中。他天亮時起身，拿去了繡帶。他的額上已沒有疤痕，但在繡帶上了。他便把繡帶掛在神殿裏。

隨後也有傷疤的愛海陀羅却把彭達羅的傷疤加在自己的額上了。這是這樣的：彭達羅托愛海陀羅帶錢給愛片達羅的神，愛海陀羅不交出來。他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這樣：神站在他的旁邊問他，收了彭達羅託他帶給神廟的錢沒有。

——沒有，——愛海陀羅回答說，——但是，假使你把我醫好了，我可以在廟裏立一個有碑文的像。

隨後阿斯克萊片奧便把彭達羅的繡帶裹住了他的傷疤，命他出了寢室拿去繡帶，到泉中洗一洗額，在水中照一照自己。他天亮時走出寢室拿去繡帶，帶上已沒有疤痕，在水中一照，他看見他的額上有彭達羅的和自己的疤痕了。』

『從反羅地方來的鎮斯塔臘泰——這個人的鼓脹病已生了一年，肚子脹得不能走路，須人扛抬。她到寢室裏來，睡着，沒有做清楚的夢，因此人又把她抬回去了。在路上，珂爾儒村的附近，一箇美麗的男子走了近來。他問過僕人，什麼是她不幸，便命他們把她躺着的床放在地上。隨後他割開她的肚子，取出許多腸虫，裝滿了兩隻桶。他縫上肚子，把鎮斯塔臘泰醫好了。這時阿斯克萊片與纒說出自己的名字，並且命她送禮到愛片達羅去。』

這種商業的廣告，在我們看起來似乎於並不貧窮的神的大臣很不高尙。例如他們有時喜歡不猶豫的破壞那些敢和他們競爭的鄰廟的生意。你聽：

『從塔來再儒來的阿呂斯泰哥臘——這箇女人的肚子裏有許多腸蟲。她躺在塔來再儒的阿斯克萊片與神廟中，做了一箇夢。她好像覺得神的兒子們！因為神自己不住在那裏，是住在愛片達羅——割下了她的頭，合不上去，派別的去請阿斯克萊片

與。

這時天亮了，祭師看見她的頭離開了她的身體。第二天夜裏，阿呂斯泰辟臘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從愛片達羅來的神把她的頭放在頸上，剖開她的肚子，取出腸蟲，又縫上。後來她的病使好了。」

這雖然是一種也許有用的，可惜的偽醫，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阿斯克萊片奧」的醫學的莊嚴。凡在那裏實地醫愈的病，滋養着希臘人對阿斯克萊片奧的深信。當邪教衰頹的時候，希臘人對於阿斯克萊片奧的崇拜在基督教的發展的面前還是很久沒有減退。甚至在新教勝利之後還有許多關於這位醫神的紀念物存留着。我不講那些在人民的腦中替代阿斯克萊片奧的醫病的聖人，我祇說底下的事情了：一個十六世紀的著作家報告說，他在怕度奧 (Pado) 曾看見幾個農家的孩子到聖

安妥尼奧 (Sancta Antonio) 的教堂中去睡覺。現代喬治派羅鐵 (Georgio Perrot) 法

國考古學家生於一八三二年，尙證明在萊斯婆 (Lisbo) 島中，還有這種「阿斯克萊片與儒」的積習的古風：病人睡在教堂裏，求在夢中得到所需的醫治法的預告。

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譯。

منه
- 1 -

睡美人和神仙故事

1

在沙爾俾夫人 (Signorino Surry) 的世界語譯文關於神仙的故事 (Rakontoj pri feinoj) 中，凡世界語學者都已能讀到有趣的童話睡美人 (La belulino kiu Doradas en Arburo)。這是二百年前法國的著作家查理斯俾羅 (Charles Perrault)，一六二八——一七〇三年，寫給美麗的太太們看的，自從他在家裏講給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小朋友們聽了以後。

織成這個電話的基本綫索的事實，大略如下：

從前有一個王和王后，生了一個女兒。在她的熱鬧的洗禮日，一個又惡又老又醜的仙女詛咒她，說她應觸紡錘而死。但別一個仙女，又善又年青，又當然是美麗的，却把這小孩解脫了一部分的惡運：

『這位公主，』她說，『確將被紡錘刺在手上，但她不至於死，她只長睡一百年，一百年以後就有一位王子會來喚醒她的。』

那王宮，她應該整整居留一百年的地方，立刻被高的矮的樹木，密織的荆棘和桑樹等密密地包圍了，沒有獸能進去，也沒有人能進去。過了一百年，一位年青的王子却毫不困難的通過了這種種障礙。於是公主醒了，這一對青年便在宮中的牧師前立刻結了婚，連王子的父母也沒有通知。

又過兩年，這一對夫婦便成了王和王后。她的婆婆知道了他們的事情，便寬和的批准了：因為自秘密結婚後，他們已生了兩個孩子，女的叫朝霞，男的叫日，無

論她願意不願意，她是不得不批准的。但因為她屬於喫人的種類，有一次她竟想喫她的孫子女和媳婦了。她命人先把小朝霞預備當午飯，隨後預備小日，最後預備王后自己。

廚子每次哄騙着她，沒有拿真正的人肉給她喫。但是不久她知道了這個狡猾的計策，大怒了。第二天早晨，她發出令人戰慄的聲音，命人扛一口大缸去，擺在院子裏的中央，缸中盛滿了蝦蟇和種種的毒蛇，叫人把王后和王后的子女，把廚子和廚子的妻子廚子的女僕都丟進缸裏去。

這件類似屠殺的事情，正要舉行的時候，王忽然回來了。於是這個惡人便不得不尋死在為別人預備着的缸裏。為作兇惡的事情，她算是得到了公平的責罰。

在這篇童話中有兩件極不全的東西：一是優美的田園詩；二是含着可憎的題材的真正的悲劇——雖然俾羅已敏捷地把牠放在流暢的修辭的花底下。

對於這種不諧和的事實的配合，我們並不覺得俾羅有什麼隨便的地方，因為在其他的童話裏，這種配合是常有的。而且牠還可以使我們尋出那奇異的傳說的原始。

牠是法蘭族的 (Franka) 傳說。約在基督生後四百年，法蘭人尚住在萊茵河岸的時候，已在詩中歌詠到一個又壯健又美麗又年青的英雄的閃爍的生和天亡。這個入叫做西格夫里 (Siegtraud)。

教育他的是一個侏儒，敏捷的冶鐵者，靈巧的魔術家。長大後，他有驚人的方。他做了許多冒險的事情。有一次聽了一個少女神祕地睡在為火焰所包圍着的山上，他就到她那裏去了。為別人所不能通過的火焰便讓這位勇敢的英雄走了進去；因為宿命原是將這位處女豫定給他一個人的。他們倆便結了婚，幸福的生活着了。有些故事又說，西格夫里殺死了一條保護尼伯隆歌人 (Nibelungen) 的財寶的龍，因而得到了許多財寶。但有一天尼伯隆歌人突然把他捉了去，殺死了，為要奪回自

己的金子。

這個傳說後來修改了，延長了許多，因了後面重大的歷史上的事實。在第四世紀初，勃艮第人 (Burgundoi) 從羅馬人那裏得到了萊茵河左岸的一塊領土，在瓦姆斯 (Worms) 斯拜爾 (Speier) 和馬因斯 (Mainz) 城的附近。叫他們住在那裏是爲的要他們抗拒那些不時攻擊的匈奴。四百三十年，三千勃艮第人擊敗了想渡萊茵河的一萬匈奴。但四百三十七年，他們的國度又模糊又突然的被毀了。歷史家說，匈奴殺死了勃艮第 王龍達哈 (Gundahar) 和他的家族，及跟隨他的那些戰士。這也許是匈奴引誘過於忠實的勃艮第人到了萊茵河的右岸，就在那裏把他們屠殺了的。

他們的不幸的命運使鄰近的呂普呂亞的法蘭人 (Frankoi Ripuarii) 非常驚異。這些人的驚異幾乎沒有停止，當許多更加重大的事實發生的時候。因爲那個

時候很擾攘，戰爭不息的繼續着，許多國度建設了起來，過了不久又毀滅了。

用強力或狡詐，阿提拉 (Attila, 約生於四百〇六年) 把所有的匈奴民族連結在自己的勢力下，收服了無數的日耳曼人。於是，領了極多的軍隊，他要去毀滅全歐羅巴洲了。他帶着兇很的隊伍和隨行的諸王，渡過萊茵河要去滅高盧 (Gaul) 直入羅馬。這個可怕的威嚇，使安伊細阿斯 (Aetius, 羅馬大將) 的高盧羅馬人 (Gallo-Romans), 美羅伐取 (Merovech) 的法蘭人, 勃艮第人的一部分和西哥德人 (Visigoths) 聯合了起來。四百五十一年，駭人的戰爭在鐵盧阿 (Troyes) 附近，席闊的香姆派耐 (Champagne) 的平野上混合了無數的敵人。據說戰場上死了十六萬人。但西方人的勇敢畢竟止住了匈奴的兇暴。

兩年後，歐洲突然知道阿提拉在班諾尼亞 (Panonia) 死了。這許多妻的匈奴王 纔和一個女人結婚。喜事第二天，他死了。據官報，阿提拉是因患出血症而死。但別的消息立刻傳遍了歐洲，說阿提拉是被新娶的妻殺死的，因為她要報她父親被謀

殺的仇恨。

法蘭人不久就將栖格夫里的傳說和勃長第人的不幸及阿提拉的死連合了起來。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把勃長第人和泥柏隆歌人混在一起，把阿提拉的新婚妻當做了勃長第王龔達哈的妹子。因此法蘭人的傳說取這種形式：

一，栖格夫里和睡美人結了婚。

二，他後來被泥柏隆歌勃長第人 (Mibelungoj — Burgundoj) 謀死了。

三，阿提拉殺死了泥柏隆歌勃長第人的王和王的戰士，那些人得了惡報。

四，泥柏隆歌勃長第人的王的妹子嫁給了阿提拉了，終於害死了阿提拉。

這樣，現在睡美人童話裏的事情，有了兩倍之多了。第一段，明明白白是在描寫栖格夫里和睡美人的結婚。第二段，寫那兇殘的婆婆加上洛伯醬油 (saugo)

(Robert a) 吃媳婦和孫子女，反得到了懲罰的那一段，就是被匈奴謀殺的勃長第泥

柏隆歌人的傳說的歷史的蛻化。

這個法蘭人的傳說不僅跟着法蘭人進了未來的法蘭西，牠還傳遍了日耳曼全國，隨後又進了挪威和冰地。我且不必一國一國的細述他的蹤跡。專心研究這事的科學家，關於這個問題已著了許多看不盡的書了。我應該指出法蘭族的英雄栖格夫里的傳說所得到的主要的改變。這樣，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故事怎樣的變更，怎樣的得到了新的性質，當牠一民族一民族，一代一代地轉移的時候。

講完了這個，我再講俾羅的睡美人。

在挪威和冰地，基督教對於舊的神和人民的邪教的印象不知不覺的很寬容。因此傳說的神奇部分仍仔細的保留着。復次，北方人的幻想又喜歡浸潤在奇突的冒險，幻術和古怪的變化中。

因此我們在這些地方的古文獻中尋出了栖格夫里和睡美人相遇的事情。在這

裏，她變成了奧定（Odin，諸神之王）的善戰的女兒，即法耳干呂（Valirio）之一。法耳干呂諸女神是不肯結婚，有極大的力，能使敵人喪胆，肯忠誠地保護信奉她們的人們，披着天鵝的羽衣，騎着神馬常來往於空中的。

其中有一個叫做西格爾達呂法（Sigritha）的觸怒了奧定，因為在戰爭時，奧定命一個戰士死，她反使他得了勝利。於是奧定便罰她和凡人結婚。他先用刺刺他，使他中了睡眠術，把她安置在山上的宮殿裏，又用火燄作柵欄，團團圍住了宮殿。後來為宿命所豫定着她醒來的西古爾（Sigurd）——這是栖格夫里的斯干的那伐名字——走到山上，看見宮殿，便勇敢的通過了火焰。他發見了西格爾達呂法，用劍割開了她的胸甲，把她從睡眠中扯醒。西格爾達呂法欣然招待釋放她的人，教他書寫的藝術和幻術的定則，又敘述自己的歷史給他聽……

在傳說的第二部分中，阿鐵李（Aethi）——即斯干的那伐的阿提拉（Aethia）——怎樣殺却謀死西古爾（即栖格夫里）的兇手的情形，說得很清楚：

他捉住了龔那爾 (Gunnar, 即 Gundalar) 與賀格尼 (Hogni) 兩首領，用鎖鏈綁了，向他們要財寶。

『你先，』龔那爾回答說，『用利刃剖開勇敢的騎士賀格尼的胸，取出血淋淋的心，放到我的手裏來。』

於是他們割下僕人黑雅李 (Hjalni) 的心，從胸裏取了出來，尙流着血，把牠盛在圓盤上，捧到龔那爾那裏去。

這時龔那爾，男子的首領，說：

『哦，這是懦怯的黑雅李的心，和勇敢的賀格尼的心極不相同；牠現在還發着抖，在這個盤上，牠加倍的發着抖，當牠尙在黑雅李的胸中的時候。』

阿鐵李遂命人割賀格尼的心。

賀格尼笑着，當他們割他的心，割戰士的，割頭盔的製冶家的活躍的心的時候他一點也不害怕。他們把心盛在盤上，捧到龔那爾那裏去。

這時龔那爾欣然的說：

『哦，這纔是勇敢的賀格尼的心……牠不大發抖，牠在這盤上；牠一樣的不大發抖，當牠尚在戰士的胸中的時候……現在知道藏金子的地方只有我一個人了，因為賀格尼已死去。我有點疑慮，當他和我同時活著的時候；現在我不再疑慮了，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活著了。湍急的萊茵將是造成戰爭的金子的主人……在牠的漩渦中將閃爍着殺人的指環的金子；牠不會在匈奴的子孫手裏閃爍了。』

他們將綁着手的龔那爾丟進了一道毒蛇遍地的溝內。用自己的腳，龔那爾在溝內撥動着自己的豎琴的絃，同時又唱着激人奮發的歌。最後蛇咬到他的心，勇猛的英雄死了。

不久阿鐵李的懲罰來了。他並不猜疑他的妻子——龔那爾的妹子。她假裝出忍從的樣子，一面在思量駭人的報復。有一次她預備酒席。她先暗地裏殺了阿鐵李的兩個兒子。席間，她從桌上拿了一杯酒和一點菜，提給她的丈夫。她的臉色青白，

王也那樣。

「我的兒子呢？」阿鐵李問。「他們爲什麼不來宴會呢？」

「你從此沒有兒子了，」他的妻子說。「他們的頭蓋骨就是你剛纔喝酒用的那杯子；他們的血已和你的酒裏，他們的心已被我挖出，剛纔提給你吃，說這是你
的牲畜中的小羊的心的就是。」

當夜，她把阿鐵李灌醉後，就將他殺死，又在他的宮殿裏放起火來，焚死了住在裏面的所有的匈奴。

沒有什麼比這慘劇更悽慘，更駭人了；這一劇的角色都是爲熱烈的情慾所激，充滿了對於痛苦和死的駭人的厭惡，帶着沉默的狂暴和冷酷的殘忍互相屠殺着，高尚就在那裏的厭惡中生長。如全燦爛的紫花生長在血澤中一般。（原註：這一句譯

自 *Lichtenberner* 教授所著的泥柏隆歌人的詩和傳說 [Le poème et la légende de Nibelungen])

日耳曼有許多歌和史詩歌詠栖格夫里的傳說。最著名的是泥柏隆歌人的詩 (Nibelungenlied)，現在許多日耳曼人喜歡希臘的 Hindo 和 Odiseo 一樣的喜歡牠。這首詩非常的長，有兩千多節，牠的編纂，現在看得出來，約在一千二百年左右，在澳國，也許就在懷安 (Wien) 的宮廷中。

在這裏，傳說的神奇部分幾乎已完全消失。故事在古代是全國的產物，後來戲法家又著作修改，重覆着口傳的詩歌。他們從這一城到那一城，從這一村到那一村，向舉行祝典的地方跑，想得到慷慨的貴人的恩寵。除了變戲法外，他們又用詩歌換麵包。他們唱歌給人家聽，因為人家都喜歡詩歌；但是，要人家喜歡他們的詩歌，他們便把詩歌配成了那時的格式。因此他們所歌詠的那些傳說的基礎雖是古代的，而表情的方法，詳細的敘述，角色的風度和動作却都和一千二百年的相像。

還有一個原因也促成了這種改變：那就是宗教。在日耳曼，牠依靠着神聖的德

皇的凡臂，極有權力去不息的，苛刻的攻擊邪教的諸神。含着謙遜和忘我的理想，牠敵視那些英雄的傳說——供獻人民以驕矜的，傲慢的，和牠極不相同的理想的那些傳說，於是牠驅逐着古舊的傳述，想使牠們消滅。戲法家遂因此成了僧侶的仇敵，他們千方百計的隨時想使聽衆不相信，有時甚至還把有些人逐出教會，若是需要。他們常引歷史上的證據去證明那些故事是假的，那些故事在科學之光的面前是應該消滅的。

傳說受着這樣的攻擊，尙能繼續存在的，只有牠拋棄了其中神話的部分。因此從許多奇蹟中，牠只能保留着近似於神仙故事和幻術家的故事的那些部分了。傳說裏的英雄須改變意見，信從當時的宗教，準時的蒞臨彌撒，捐錢給教堂，崇揚僧侶，補助僧侶的金錢，一句話，把自身放在往天國去的路上……不息地自相殘殺着。甚至於連異教徒阿提拉（在泥柏隆歌人的詩中叫做愛采耳 [Azzel]）也極虔誠的蒞臨大寺院的祭禮了！

最後傳說裏的相關事實受了很大的改變。殺泥柏隆歌人的現在不是阿提拉（曠愛采耳），而是栖格夫里的妻子了（註：她在這裏不是法耳干呂，而是泥柏隆歌王的妹子；她先嫁栖格夫里，又嫁愛采耳）。愛采耳祇看着屠殺，因為在那詩中死了三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人——有人計算過數目——只爲了栖格夫里一人的光榮。

敘述的方法也已改變。題材雖脫不出野蠻性，詩中却充滿了關於節期，比武，盛會，美麗的衣服，貴重的裝飾等的冗長的描寫。栖格夫里是一個美麗的男子，顯出他是女英雄的丈夫。他很溫柔，對於女人們很體貼。他非常的會獻媚，當他和善戰的女人正激成得危險的時候，他忽然將鐵做的槍尖轉向自己，僅用木做的槍杆去打她，怕打傷她的肩膀。他的情話非常委婉。他一定是被養育在十二世紀的宮廷中，已讀過許多騎士的傳奇小說。

但在泥柏隆歌人的詩中，至少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深愛的，爲了牠的詩藝和主要角色的性格。

在法國正相反，這個英雄的傳說拋却了高貴的詩藝，却去採取神仙故事的優美。我們在牠的裏面仍可以尋出那些精要的元素，但那已經怎樣的改變了！

古神話中的睡美人理想化了日耳曼女人，常跟着自己的丈夫到戰地去，激他奮戰，尊敬他的勇敢，有時她的丈夫戰敗後，她便毫不猶豫的自殺，不肯讓自己落到勝利者的手裏去。她在挪威——我們已經看見過——甚至走進了神的家，變成法耳干呂了。

在俾羅這裏，她祇是一個很活潑，不大沉思的公主，她的主要的品質是美。當她睡覺的時候，『她像一個天使，她非常的美麗；因為她的昏暈並沒有奪去她的美麗的面色；她的兩頰像玫瑰花一般紅，兩唇和珊瑚的顏色一樣。』當她的婆婆要吃她的時候，她已有了一百二十歲：活了二十年，睡了一百年。因此俾羅告訴我們，她的皮膚有一點兒硬，但他又細心的加上一句說，那皮膚仍美麗，仍潔白。

的。

在挪威，法耳于呂因違背父親的命令，去參加戰爭，犯了罪，與定因此懲罰她，用刺刺她，用法術使她睡眠，將她關在宮殿裏，用不能通過的火焰團圍圍住了宮殿。關於這一點，我們且看俾羅的童話怎樣準確的保留着傳述的題材：太好者的公主往塔頂走去，那裏有一個和善的老婆婆在獨自紡紗。他不聽從父親的禁止，竟去摸紡車上的錘子，於是被錘子刺了一下，便昏倒了；她睡在宮殿裏，叢密的樹木團圍圍住了宮殿，誰也不能走進去。

後來釋放她的英雄出現了。

他在北方是一個最勇敢的，大膽的戰士。他需要這些性質，因為法耳于呂發過誓，說她祇和不怕威嚇的男子結婚。復次，預先用了法術，他又是刀槍不能傷的人，除了兩肩。——但俾羅的王子則不然，他對於不受傷這一層不能驕傲，因為他纔知道有一個年青的美人住在宮殿裏，他便被阿摩羅（Amoro，即愛神）的箭射傷。

了。他不是勇敢的用劍去釋放自己的未婚妻，他只有外行的愛情探案家的那種膽子。

然而敘述則毫不缺乏優美和纖細：

「他走進了一個大的院子，在那裏，他所看見的一切，都足使他喪膽……祇是些死了一般的人和獸的軀體。但他看見瑞士人的有疹子的鼻子和紅色的面孔，他知道他們是睡熟了……他走進一間大房子；看守者都成排的站着，肩上負着騎銃，大聲的發着鼾聲……他走進一間金漆的房子，他看見床帳掛着，床上躺着一個曾經見過的美麗的女人，那躺着的就是公主，她似乎十五六歲，她的燦爛的美像發着光，神的一般。

他戰慄着，驚羨着走了近去，跪倒在她的旁邊。這時，因為法術已到了終結，公主醒了；她用最含情的眼光看着他說：

「是你嗎，我的王子？」她說，「我等候了你好久呵！」

王子爲這甜蜜的話所感動，尤其是說話的態度，竟不知道怎樣表示自己的歡樂和感激了；他告訴她，他愛她比愛自己還深。他的話沒有次序；因此他們更喜歡了；寥寥幾句的言辭中是有深厚的情愛的。他比她還羞澀，這沒有什麼可以驚異；她以先有許多時間可以考慮，對他說什麼話；因爲這很像是（雖然歷史並沒有說到這件事）那個善良的仙女當她長睡時在供給她愉快的好夢。後來他們談了四小時，要說的話沒有說了一半。

同時，全王宮跟着公主醒了：人人都司理自己的職務；但因爲他們並非個個都是情人，他們非常的飢餓了。侍女沒有比別人多等的本領，不耐煩起來便大聲的對公主說，飯已放在桌子上。王子便幫助公主起身：她本是穿衣服的，而且穿得很華麗；但是他很小心，不對她說出來，說她的服式像他祖母時候的服式，說在她頸上的是一根高領（註：當俾羅的祖母年青時，女衣上都有一根高領）；但雖然這樣，她並不因此減少美麗。他們走進一間用鏡子裝飾出的客廳（註：這是十七世紀最華

麗的佈置。就在那裏用晚餐，由公主的官吏服侍。許多提琴和笛子合奏着很好的舊曲，雖然他們已有一百年沒有演奏了；晚飯後，宮中的主牧師立刻要他們在宮中的祈禱所裏行了婚禮，侍女放下了他們的床帳。

他們睡熟去的時候很少：公主不很需要睡眠。王子第二天清晨就離開了她，回到城裏去，他的父親在那裏爲他不安了……」

栖格夫里被勃良第人所殺，和勃良第人得到了懲罰的這一齣悲劇已受了很深的修改。然而我們在這篇童話中還可以尋出幾許容貌，使我們記起古代的故事。爲婆婆裝滿了毒蛇的那隻缸，就是龔那爾被蛇咬心而死的所在的那一條溝。在那時幾乎失掉生命的小日和可愛朝霞，使我們想起斯干的那伐傳說中爲母親所宰殺的阿提拉的兒子。這事在泥柏隆歌人的詩中也有。

甚至婆婆的食人的天性也是有價值的。她的確和法蘭族傳說中的匈奴玩一樣討

厭的把戲。匈奴在受嚇的歐洲看起來是妖怪；大家都以為他們是女巫和極卑賤，極醜陋的精靈所生。歷史家阿米努斯馬爾采李 Amianus Marcellinus 三三〇—三九〇年，這樣的描寫他們：

「他們野蠻得，凶惡得難以想像。他們的又矮又粗的軀體，粗大的臂和頭，儼然是妖怪。在戰鬥時，他們沒有次序，沒有計劃的向敵人猛撲過去，逼出駭人的叫喊聲。若是他們發見了敵人的抵抗，他們就各自分散，但隨後又同樣迅速的回轉來，顛覆着路上的一切。」

但是匈奴 (Hunoi) 在日耳曼的詩中是和匈加利人 (Hungaroi) 相混的——匈加利人在那時也野蠻也駭人。「匈加利人」這個名字，在法國變成了 Ogre，義為「食人者」。這樣，食人的婆婆 (Ogresse) 常是匈加利女人 (Hungarino)，或即是原始的匈奴女人 (Hunino)。

但俾羅將她的罪減輕了。結果，她自己抵償了六條預備死的命。此外，著者又

「故事中混入了些歡愉的事情以娛樂我們。我們看見善心的廚子：他因憐惜被鞭打的頑皮的孩子而流淚，因憐惜代哥哥討饒的小女孩而流淚了。甚至助味的洛伯醬油也要阻止，好叫我們怨恨食人婆婆的可惡的貪慾。當我們讀這篇童話的時候，我們好像遠遠聽見了法蘭西的孩子常唱的環舞曲小舟：

人家把他加上了白醬吃掉了，

加上白醬，他，他，他被人家吃掉了。

（原註：這曲子係述一個年青的海員第一次航行地中海的事情。那時因食物全盡，海員們就抽籤吃人。結果，應吃這個年青的海員，於是加上了白醬，大家把他吃掉了。）

傳說縮小了，因為大家已不復相信牠，牠已經祇是一個童話了。其中的風俗也很可愛起來。的確，十七世紀時的窮人會遭過災難；但因富人和貴人的壞心而致此的，遠不如因他們的，為習慣及社會與經濟地位的壞所致使的，對於下等階級的疏

忽那末厲害。所以栖格夫里和勃良第人的歷史如稍微失去了詩的恐怖，那就是人類的進步所致使的。

此外，其中詳細的事實取了一種很新的形式。這是一切傳說的命運：簡略的總

是沒有改變的存留着；但繼起的事實，牠們的原因，牠們的表示都是最易改變的。我們立刻就尋出牠的第二個證明，一論到我到現在還沒有講到的，栖格夫里的傳說的又一點

二

我現在要講到十七世紀陶諾夫人（Sinjorino D'Antnoy，一六五〇——一七〇五年）所作的童話金髮美人（Ta Belulino kun Orlaroi）。牠是描寫一個年青的女王，沒有說到她的父母的名字，本身是沒有的。她在她的朝廷裏沒有家屬，祇有她一個人，她整天消耗在修飾自己的美的工夫裏，因為她有一點媚人：

「她的頭髮比金子還美麗，可驚的金黃色，全然捲繞着，垂到她的腳上。她常披着鬚髮，頭上飾着花冠，衣上嵌着金剛石和真珠出去跋行。誰見了她，要想不愛她，是不可能的。」

當外國派去的大使去謁見她的時候，她只有一種思想：把自己扮得美麗。她急忙命令她的侍女說：

「呵！給我繡花的藍綢大袍，細心地梳理我的金黃色的頭髮，爲我用新花做一點花飾，給我高鞋和扇子，拂一拂我的房子和座位：因爲我願意他到處去說，我的確是金髮美人咧。」

自然她是預備嫁人的。她甚至還期望着這事。真的，當鄰國國王的求婚使者年青的可愛的人 (Raoul) 表示他的請求的時候，她毫不伴作拒絕的回答說：

「和藹的可愛的人，你剛纔說的話很有理，我告訴你，要我允許別人，我是寧願允許你的。」

幾天後，她就毫不躊躇的答應了婚事。復次，她不僅沒有冷硬的心腸，她對於美麗的，和藹的可愛的人還感覺到甜蜜的傾向。在童話的終結，當她的第一個丈夫——就是可愛的人代他求婚的——死亡的時候，她竟嫁給了他。

這裏竟是一個一點也不殘忍的女人了。然而在承認出嫁之前，她竟出人意外的要可愛的人去辦三件極危險的事情。這是這樣的危險，要是平常的男子去試一試，立刻就會傷失自己的生命的。我們須注意，這裏她並不叫可以享受成功後的利益的人（即未來的丈夫）去做，却是叫他的大使，為別人而冒險的，她所愛的可愛的人去做。最後——奇異的事情——這個女王又沒有父親又沒有母親。也許他們已經過世了；但這畢竟是很奇怪的，童話裏沒有講到這件事情。

在陶諾夫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證實這三件事情，我幾乎要說三件不逼真的事情（註），這些事情，凡在結構得精密的任何童話總是要注意地去說明的，因為故事裏的奇事愈多，敘述故事的人愈要注意的減輕牠們的奇怪，好讓讀者更容易領會。

（原註）我們且看這些差使派遣得怎樣的不逼真。

當可愛的人完成了第二件的工作，殺死了長人，割了他的頭的時候，陶諾夫人這樣的寫：

「當可愛的人進城的時候，人人都跟着他，叫着說：

「勇敢的可愛的人萬歲，他方纔把妖怪殺死了！」

這種喧鬧的聲音進了女王的耳內，她怕人家把可愛的人的死耗去告訴她，嚇得發抖了，她沒有勇氣去問喧鬧的爲什麼；但同時她却看見可愛的人提着長人的頭進去了；那使她害怕，雖然牠現在已不能再嚇人。

「夫人，」可愛的人說，「你的仇人已經死了；我希望你不再拒絕我的王了。」

「哈，是的！」金髮美人說，「我仍要拒絕他的，倘使你在我動身之前，

沒有把暗洞裏的水取來給我。離這裏不遠有一個深黑的洞，牠的週圍至少有十八哩；入口的地方有兩條龍看守着，不許人進去；牠們的口裏和眼裏都有火。你要是進了這個口，你就看見一個極大極深的洞，你必須走下洞去：這裏面都是蝦蟆和毒蛇。洞底有一個小洞，那裏流着美和健康的水：這種水，我一定要到得一點。」

~~~~~  
金髮美人中為什麼完全沒有這種邏輯呢？

那是因為這篇童話要尊敬地保留原始的傳說的題材的緣故，——雖然人家已忘記了牠的原先的意義，但牠仍是完全存在着的。

因為金髮美人也是一個法耳干呂，也是西格爾達呂法和睡美人的姐妹；她彷彿是修改後的，重印的第二版。

挪威有些神話曾講到一個青年，他代王殺死了一個作惡的長人，後來又為王與

法耳干呂相戰。

猶格夫里的日耳曼的傳說，這個題材擴充了許多。

在一個奇異的國土裏，有奧定（這裏爲 Wuotan）所生的一個法耳干呂，她沒有凡間的父親和母親。她的名字叫做白龍希耳（Brunhild，義爲鐵甲女人）。她在有八十六個塔的碧色大理石宮中。『她有驚人的美，她的力非常大；她常用槍打擊求她的愛的敏速的戰士。她能把大石拋到遠處去；她自己又能跳向很遠的地方去。無論誰想得到她的愛，必須在這些比賽中戰勝這個高貴的美人。倘使他輸了一種，他須交出頭去。』一句話，白龍希耳像希臘的神女阿塔蘭台（Atalanta），她求婚的人賽跑，得勝後便殺死他們；直到人家用海斯庇呂達女神們（Hesperidinoi）所管的花園裏的金蘋果的巧計時，她纔不得不嫁給人家。（註：愛神 Afroditee 給 Milianion 三枚金蘋果，教他在賽跑時先後丟在地上。蘋果可愛的非常，阿塔蘭台不能不拾，遂爲 Milianion 所勝。）



勃良第王龔什爾 (Günther，即歷史上的龔達哈) 聽見了白龍希耳的名字，便決計去做這件冒險的事了。他不相信自己有戰勝她的能力，因此他去求栖格夫里的幫助。栖格夫里便陪着他，更正確的說引着他，到白龍希耳的國土，雲霧漫漫的冰地去了。他說，他是龔什爾的家臣，白龍希耳果然把他當做勃良第王的家臣看待。

這位傲慢的神女不久就拿了兵器預備交戰，一面龔什爾也在預備。王已不再害怕，因為栖格夫里穿了隱身衣，給了他十二個男子的氣力。實際上，把大石丟得比女王滾的是栖格夫里，並不是龔什爾；栖格夫里撥着槍，只用木做的槍杆往外打，怕傷着了對面的女人；栖格夫里只是在暗地裏拖着龔什爾，和他跳了過去……

現在金髮美人這一篇童話在我們不再模糊了。然而牠的結果是很道德的，過於道德的。金髮美人愛可愛的人，可愛的人爲了她這樣的拼命，這樣的冒險，實際上祇有他一個人配娶她的。因此自從她嫁給了王以後，她的心仍在忠誠地愛可愛的人。不然愛是沒有結果的，假使王有幸不做錯一件損傷生命的事情。因了要用美麗

的水去洗自己的面孔，想變成一個美麗的男子，去討妻子的歡喜，他竟爲偶然的命運所欺騙，拿錯了使人長眠的別一種神水。他一死，金髮美人立刻就跑到可愛的人被冤屈關禁着的監獄裏去；她在他的頭上放下王冠，就選他做丈夫，甚至在第一個丈夫還沒有埋葬之前。這樣一來，道德便尊重，愛情便滿足了。

古時的傳說要比這野蠻得多，凶狠得多。栖格夫里真的愛白龍希耳嗎？這一點，仍沒有人知道。但戰勝了她，栖格夫里已得到了佔有她的權利；然而他們却不肯結婚。法耳干呂被打敗後便跟着巽什爾到萊因去了。在那裏就舉行熱鬧的婚禮。但到了夜間，法耳干呂又發倔強的脾氣了。她的力的元素正在她的處女時代，她不肯讓牠失掉。於是她立刻捉住了新婿夫，結實地綁住他的手和腳，把他吊在釘子上，讓他喪氣到第二天早上。

結果，栖格夫里又須幫助他的主人了。他又穿上了隱身衣去戰倔強的女人。白龍希耳和栖格夫里肉搏着，栖格夫里對着籠子幾乎逼得透不出氣來。最後他打勝

了；但並不是不困難，雖然他有十二個男子的氣力。於是白龍希耳便降服了，而且變成了像其他的女人一樣。從這一天起，她竟不想再反抗她的丈夫了。

這一個傳說是反道德的嗎？不。他只是不知道道德罷了，他很像是因為要接續一個千百年前失了意義的很古的神話。

我們對於白龍希耳和金髮美人的歷史都是出於一門的問題，已不能有什麼懷疑了。然而所派遣的差使則很有分別。在陶諾夫人的童話中曾講到會說人話的一匹狗和一尾鯉魚，一隻烏鴉，一隻梟鳥，都是有點神仙氣的。這些會說話的禽獸幾乎一切的童話裏都有，牠們到這裏來好像是來教訓我們，說為善必得報的（註：因為可愛的人以前曾對這些鯉魚，烏鴉，梟鳥行過善）。在我們視為重要的祇是可愛的人應去尋覓落在深河裏的指環，殺死強有力的長人，最後又須從兩條惡龍看守着的山泉中汲取美麗的水等那些事情。（原註：在 Psyche 的童話中，拉丁作家 Julio 敘述說，Psyche 要使她的婆婆 Venus 女神安靜，須到高山中去汲水；那裏有

龍看守着。要是沒有應的幫助，她永不能完成這件差使。後來她又須到地獄裏去，用小箱裝一點死之女神 Proserpina 的美回來。陶諾夫人一定已讀過這篇作品。）

在這裏我很喜歡，看見了一件使我記起栖格夫里的別一種冒險的事情。因為指環和長人和美的水，使我想到栖格夫里所取去的泥柏隆歌人的財寶。我們並不知道這財寶的來源，但我們知道牠裏面有神仙的指環，我們可以用這指環再製成一切人們要的財寶。牠在高山上，有龍、有長人和矮人看守着。要想得到牠，栖格夫里須先戰勝了這些守衛者，正如可愛的人須先戰勝了長人和龍一般。

但是命運鑄定了，這財寶使一切佔有牠的人不幸。龍要死時曾將這意思預告栖格夫里說：

『我告訴你這話：這個響亮的金子，這些火一般燦爛的財寶，這些指環，將使你滅亡。』

果然栖格夫里被要財寶的勃良第人打死了。後來阿提拉也想得到他，又殺死了

許多勃良第人。有幸，這致命的金子最後丟進了萊因的漩渦中，永久的留在那裏：沒有誰再能看見牠了。

金髮美人的美的水——這祇是萊因的金子——也一樣的間接地促成了王的死。此外，那隻盛水的瓶子已被一個女僕打碎，水已永久的消失，沒有誰再能看見牠了。

有些人當然要非難我，說美的水和一堆金子是有大大的分別的。但在求婚的女人除了美的水，還有更有價值的財寶嗎？「因為，——金髮美人感動的說——無論什麼用牠一洗就會變成可驚的樣子的；他要是美的，他就永久的美了；他要是醜的，他就變成美了；他要是年青的，他就永久的年青了；他要是年老的，他就變成年青了。你知道，可愛的人，我要是沒有得到他一點，我是不肯離開我的國土的。」（這似乎她以先一點也沒有。美的水這時尚是泥柏隆歌人的財寶，後來可愛的人栖格夫里 [Placulo Siegfried] 纔爭到的。）

萊因的金子和許多可驚的財寶在傳說和神仙故事中常扮重要的角色。我們在高薩省 (Haute-savoie) 的傳述中，也許還可以尋出幾許的踪跡。(原註：高薩省的省城是阿耐西，正是我講演這篇文章的地方。)

在安妥尼台賽克司 (Antony Dessaix) 的高薩省的傳說和民間的傳述 (原註：Legende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de la Haute-savoie，一八七五年在阿耐西出版) 中，我讀到：

(在Veyrier 和 Ancey le-Vieux 原的交界處 (兩處都在阿耐西的附近)，湖的附近，站着一塊大大的岩石，Ma-Veria。據說在這塊大石下藏着財寶。牠是為一個年青的女人貯存着的，這個女人必是非常的道德，纔能得到上帝或仙女的搬移這塊大石的能力。)

我又讀到：

『幾百年前，在Loyngny 和 Saysal (Saysal 在 Rhono 河邊，離阿耐西約三

十杆)之間，La Cheminée 山峽旁住着一個貴族的寡婦，又兇惡又吝嗇。她從底下人那裏收錢，從那些過路的游行者，商人，甚至僧侶那裏竊取錢。有一次黑色的時疫來了，死亡了許多附近的居民。這個自私的女人看着自己的底下人死亡，不肯拯救他們；她甚至讓自己的母親和自己的嫡親的一家人死亡。爲要避免瘟疫，她離開了自己的居處。

奪着自己的財寶，爲全人民的咀咒所追迫，她躲進在那時尚不能進去的，荒涼的 Flor 河水源的山谷中；她就在一個岩窟裏住下，造起牆當住了進路。她用魔術喚集了無暗的鬼魂，委托牠們看守她堆積金子的住所。

直至現在，當雲霧罩住了這個山谷，當雷電狂風大作的時候，人家還看見她的精魂，僵硬地背着一袋滿滿的沉重的金錢，在山谷的深處或週圍的樹林中徘徊着。凡精魂所摸過的東西，凡牠的袍所觸過的東西，都印上了去不掉的牠的走過的記號：石頭都炸裂了，草都萎黃了，樹枝都乾枯了，彷彿地獄裏的火在那裏走過了一

般。」

### 三

我們現在的自然遠離了法蘭族的故事了。這就是，因為檣格夫里的傳說並非產生在法蘭人的國土裏——假使我們拋却了其中關於勃良人和匈奴的記載，即關於野蠻人侵入高盧羅馬的事情。牠古老得許多；牠是從我們印度歐羅巴人種的起源地而來的。

我們中世紀的祖先藉以殖民於山上，林間，河邊，湖濱，岩內的那些神奇的英雄，仙女，食人者，長人，侏儒，Farfadot，Jutinoi，elfoi（各國魔鬼的名字）魔鬼，水仙，和一切超自然的生物是些什麼呢？他們是古希臘用以修飾自己的童話的，山林水澤的女神，森林的女神，半神半羊的神，代表天地自然之力的神和神話們的兄弟姊妹。他們又是印度神話中的諸神和邪鬼們的親戚。



他們代表什麼，關於這一層，許多研究神話學的專家已明明白白的指教了我們。神秘的物理的力好像在任意地改變事件的習常的進行，而且影響我們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的幸或不幸繫於外界的環境非常多的。他們就是這些神祕的物理的力的化身。

白呂耳君 (Breal) 在考古學和歷史的混合 (Me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中說：

「印度歐羅巴人種用自然的力創造他們最初的神：他們崇拜天，太陽，朝霞，雷電，給他們靈魂，智慧，自由的意志，對於人們或親或仇的感覺。但那時人們雖尊敬他們為超自然的物，人們已忘記了他們的物理上的特性。人類在幼稚時期，無論最初的幻想的進行怎樣的靈活，怎樣的有詩意，都不能不視暗中有電的雲為噴火的妖怪，視發光的太陽為射箭的神將。這些想像自由自然地創造着未為人類所注意的東西的話出來的。我們不是常用最俚俗的字句做短劇做童話嗎？我們不是

常說，太陽出來了，在空中走了，躲在雲後了，下沉了嗎？這就是在胚胎中的全史，至於比喻的習慣則現在反要阻礙我們的解釋了。』

我還知道，在並不很古的時候，薩蓀人 (Savoie anoi) 特創了許多傳說在簡略的雙關戲語 (Vorhudo) 上。台賽克司君又寫道：

『在 Saint-Nicolas de Verce 村市裏，Bonhomme 山峽的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寺院築在荒谷中，從那裏嗚嗚咽咽的流出來一道可驚的溪水，牠的名字叫做 Bon Nant (薩蓀地方的方言，義為「好溪」)。這個小小的寺院就是因了這個緣故供奉 Notre-Dame de la Gorge (谷中的聖母) 的。(原註：這個故事築在法語 Gorge 的三種意義上：一，人的咽喉；二，女人的乳房；三，深而且狹的山谷。) 但他們却這樣講：

從前有一個牧童常和一個牧女，自己的未婚妻，在草原上情話。常有一種祕密的思想如雲在天上飛過的一般飛過這個青年人的靈魂，於是他奇異地嘆息了。

這是這樣的：他有喉腫病。看着自己未婚妻的不腫脹的胸衣，他想，自然（Nature）錯誤了，他以為使他的咽喉（法語 Gorge）難看的腫脹病，一定可以使女郎的胸部（法語 Corps）美麗。因此他許諾聖母在他所在的地方築一個寺院崇揚她，假使她把他的腫脹取去了，放在他的未婚妻的胸上。

這期望立刻就完成了，因為聖母愛向她所求的人；這寺院就得到了紀念這個奇蹟的名稱。」

因了自然的力的化身和文字的混雜，印度歐羅巴人會將青天之神和捕雲的雷電之力的交戰製成了戲劇。同時，因了雙關戲語，他們將雲視為天上的母牛，將降於地上的仁慈的雨視為滋養的牛乳。

古時對於這個神話的自然的原始有明晰的記憶的印度人，都千百次的歌詠印達羅神（Indro）的勝利。印達羅是青天，又是天上的母牛的牧童，一個三頭蛇身的妖

怪把他的牛牽偷到天邊，闖進在黑暗的洞窟裏。印達羅發見了竊案，便追過去，打了起來。他勇猛地揮動着閃電當自己的兵器，發出隆隆的聲響。最後蛇打败了，被釋放的雲便向天進行，從天牛的乳房裏流出水乳，落在地上，滋生萬物。

後來人們都忘記了這一齣戲劇的意義。施恩於人類的神，惡的蛇，毋牛，都離開了自然的現象。於是傳說創造出來了。

這個傳說——你們已揣到了罷——也是法蘭族英雄栖格夫里的傳說。他有驚人的不受刀槍之傷的本領保護着，他的力在別的男子之上，因為他並不屬於我們嬌弱的人類。他殺死了一條看守着泥柏隆歌人 (Nibelungen) 的財寶的龍。我們要注意，Niblung (泥柏隆)，這一個字好像是從義為黑暗，義為霧的 Nebel 這一個字而來的。他曾釋放了西格爾達呂法，捉住了女王白龍希耳。

我們在這裏已看見了變女人的天牛；但我們立刻還可以在別的童話中看見相

似的變化。

栖格夫里畢竟是不幸的，因為他死了。青天之神，凡偷雲的妖怪相戰的神話現在還不夠表示栖格夫里的不幸。可有別的神話來彌補嗎？栖格夫里那時也許尙是青天之神，但是從別的觀察點去看他的。的確，到了晚間，黑暗漸漸走了上來；牠用幻術扯住了光明的英雄，殺死了他，重又將自己取不盡的財寶藏在自己的洞窟裏。或者甯可這樣說，栖格夫里也許是法蘭族的名將，人家把他的真正的歷史和古時的傳說混合了。——然而現在沒有誰能夠說，這兩種設想中那一種是真實的。

但無論牠是什麼，像金髮美人般的睡美人，洞窟裏的神秘的金子，Ma-Voria 岩石下的金子，La Choinise 山峽中的白婦人的金子，和許多其他的金子及財寶則的確都是天牛的類似的變化。

希臘和羅馬都知道這個傳說。羅馬人相信，有一次海爾庫庫房(Hercules)到地伯羅(Tiber)河岸去，放牛在那裏。但是一個叫做卡柯(Cacus)的強盜，嚙人的三頭的妖怪，偷去了幾匹牛。不久的叫聲被海爾庫庫房所聽見，他就向敵人用爲屏障的洞窟跑去。卡柯雖噴着火和烟，但終於被他捉住，殺死了。

在希臘，宙鎖(Zeus)電擊百首的提福儒(Tifone)，——阿坡虜儒(Apollo)戰勝那毀壞台耳福城(Delfo)的庇妥儒蛇(Pitono)，——倍來羅福安(Bellerofonto)殺死希美羅，(Himero)，——海臘克來奧(Herakleo)掃清地上的妖怪——柏爾賽奧騎着飛馬柏裏鎖，將栓在岩石上喂海怪的處女安達羅美達(Andromeda)釋放，——如中世紀詩所寫的，被拋棄給妖怪的美女安蓋李卡(Ancelika)適爲騎着半馬半鳥的希坡格呂福(Hipogrifo)而出現的羅借羅(Rogero)所救。

在古波斯國中，蛇變成了威權的神，阿黑呂馬(Ahriman)；他和他的敵人和爾滿芝(Ormuzd)，上古的青天的神，相等。他不僅在言論上攻擊物理的，道德的

世界的主宰，他還創造了一部分的宇宙，有聽命的軍隊；因了辨思想和惡行動的致使，他是惡的元素。波斯國的教條全都建築在他和好之神的爭鬥上。

蛇出了波斯，進了希伯萊。他也是給世界以惡的。天使須抵抗他。新約中默示錄 (Apokalipsis) 第十二章，把變成蛇的撒但指使我們看：

『在天上就有了戰爭；米加勒 (Michael) 同他的便者和龍戰爭，龍也同他的使者去戰爭。(龍)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的地方。於是大龍被摔下去，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與他一同被摔下去……』 (譯者註：此段譯文由中譯聖經中抄出。)

神仙原來是自然的化身。這種化身在各地地方，各時代常換上了新的形色。因為神祕的，不易了解的自然的形像是常在和人類的智慧同時變更的。

傳說造出後，牠便跑到各處各民族那裏去，依着各種的歷史變更，但比較起來

仍容易認識。

神仙是和自然同生死的。在現今，我們說電氣神仙，蒸氣神仙了。自然總是題材，即不爲我們所驚異，也定爲我們所嘆羨。如同敬愛美麗的，行善的，可愛的仙女一般，我們將一天比一天敬愛自然起來，接着我們愈認識牠的祕密的程度。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仙女。她是國際補助語的仙女。她的名字是 Esperanto 她雖然尙是純潔的青年，但她已不復是背上拖着辮子只想玩耍的小女孩，她已是一位美麗的，有望的年青的女人。一面微笑的，一面認真的，她現在正在週游世界，種花在足跡所過的地方。因她有神仙的一切能力，她已做出了許多的奇蹟了。

在俾羅的灰女 (Cinderella) 的童話中，仙女把鼠兒變做了馬和有鬚鬚的車夫，把蜥蜴變做了僕人。可愛的仙女 Esperanto 的做法不同，她做得更有益處：她把人們的聾耳醫明，把人們的啞口醫嚮，好讓他們互相說話。她端莊的命令說，無知的



國際的妒嫉須沉默着。她把人們連結在相愛中。

她對一切的人說：

『跟我來，我將告訴你們真正的人類的本性。來；我心祇在想望你們的幸福呢。』

我們也崇揚她罷。我們一塊兒跟在她那長的，碧綠地飄揚的面紗後面，去赴她的甜蜜的邀請罷。我們忠誠地隨着頌用仁慈的仙棒指示給我們的那一條高尚的路罷。

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譯完，北京。

文藝論著

文藝論集

郭沫若著

九角

藝術漫談

華林著

四角

戲劇短論

倪貽德著

四角

戲曲論

徐公羨編

五角半

唯美派的文學

余心編

二角半

中國文學小史

滕固著

五角

中國文學沿革一瞥

趙景深著

七角

羅斯金的藝術論

趙祖抃著

三角

劉思訓譯

劉思訓譯

二角半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發行

花東一册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Ch. Lambert  
譯者 魯 彥  
出版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杭州保佑坊

87  
gold

